

妈 妈^{*}

文/〔俄罗斯〕A. 阿利耶夫

译/ 胡 榕

1946年。西伯利亚某地的小车站

小车站的名字很简短：“舒亚”。它被木栅栏围着。栅栏里站着几个神情懒散的小姑娘。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还卷起一堆堆垃圾。姑娘们嗑着手里的瓜子，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这群姑娘中的一个名叫波丽娜的圆脸女孩的瓜子嗑没了。她从靴统里掏出一把双锋短剑，在圆木制成的椅背上随意刻出一个等待爱情的符号——一颗被箭穿透的心。

突然，透过树叶的沙沙声传来了汽笛的长鸣。姑娘们活跃起来。其中的一个理了理头发，另一个把旧衬衫最上面的一个钮扣解开，而波丽娜则把短剑放回靴统，把双手伸进赫罗姆卡手风琴^①两边的皮带。

一列军车沿着小车站疾驶而来。车厢里和月台上拥挤着狂放恣肆的复员军人——胜利者。随风飘来一阵阵哈哈大笑，醉醺醺的嚎叫和大嗓门的歌唱。机车冒着白色蒸气愈来愈近了，可以看见车头上的红星和写着“回家！”字样的布制标语。站台上的一辆煤水车旁，一群人正在围观一个矮个的小伙子跳舞。为了让观众满意，舞者一边踏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舞步，一边吹着口琴为自己伴奏。

姑娘们审视着复员军人们。她们的眼前晃动着汗津津的军装、晒黑了的脖子、裹在洗得发白的黄色马裤里的肌肉强健的臀部，还有尺寸不一的裤子前开口。姑娘们观察着小伙子们。他们此刻近在身旁，但一分钟后便会消失。军需列车将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带走。正因为如此，姑娘们才要从衬衫里更加突显自己的胸部。她们的腿已经站麻了。她们不时用手绕着辫子，还抚摩自己的臀部。

波丽娜把自己所有的欲望和烦恼都倾注在手风琴奏出的乐曲中。她狂放地拉动风箱，浮肿的手指按动琴键，吸引着人们的注意。

舞者的蹲跳动作令人惊叹，同时他还呼吸平稳地吹着口琴。

波丽娜的手风琴声随着他的节拍变得强劲有力——盖过了他那疲软的德国玩意儿。舞者停止了吹奏，静静地站着，用船形帽擦去满脸的汗水，而手风琴声此刻也已逐渐止息。舞者推开围观者，似乎要寻找什么人——他看见一个女手风琴手，而波丽娜却

^{*} 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杂志，1998年第4期。——编者

看见了数十个年轻又健康的小伙子。他们逐个端详着姑娘们、发出阵阵恬不知耻却十分中听的喊叫。

舞者推开月台的栏杆,跳到路基上,跛着脚走近波丽娜。很显然,他俩并不般配。波丽娜看中的是那个结实健壮的矮个子:微笑着的、肌肉强健的、面貌普通,裤子前开口处也很一般……波丽娜继续演奏。“军需勤务车”开始加速。

波丽娜向舞者微笑:就算是你吧,否则就根本弄不到了。舞者把口琴送到唇边。两种琴声汇成一曲。波丽娜开始喜欢她未来的丈夫了。

特殊医院旁的河岸边,当前的现实

波丽娜,一个体态臃肿的老妇人,坐在钢纸手提箱上,在医院的大门旁演奏手风琴。

河岸边是一条砖砌的围墙。上面布满了铁丝编成的电网。围墙后面可以看见医院的大楼。楼里的窗户都被钉上了护栏。天下着雨,但还亮着。灰青色的夏日黄昏里探照灯光不时寻索着,灯光划过斜屋顶,被打碎了的玻璃窗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一列电气火车从桥上隆隆驶过。

特殊医院病房

“特殊医院”的精神病人们紧贴着窗口,贪婪地倾听那手风琴奏出的无拘无束的音乐。

角落里的一辆小推车上坐着一个50岁的残疾人——列恩奇克。他的下半身已经瘫痪,不太灵活的双手藏在缝成袋状的袖管里。他不能说话,连含混不清的音节都发不出来,但他却不时伸出舌头做出“烟斗”状。

列恩奇克(画外音):我不是疯子。疯子不会伸舌头做烟斗状。为什么?疯子总是平伸舌头。

精神病患者们听着音乐。他们很不安,



但很快乐。

列恩奇克(画外音):我妈妈来了。多久不见了啊,妈妈。

办公室

窗外可以看见高高的双层围墙。墙外有一列电气火车从桥上驶过。

雨愈下愈大。办公室里一片黑暗。外墙的路灯幽幽闪亮。然而,与这灰暗的情景格格不入的是:台球游戏及放在一摞文件上的一瓶启开盖子的伏特加。特殊医院院长和主任医师饶有兴味地在玩台球。

院长:固执的女人。

主任医师: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活下来。20年!……我还在上中学呢,她已经在喝那种没味儿的稀菜汤了。而且儿子们都被判了刑。一件轰动的大事。得分。8比2。

主任医师一口气喝干杯子里的酒。

院长:我记得。她是个疯子。

主任医师:并非事实。8比3。

院长:我相信。相信!……听着,我们要了她,怎么样?!出了监狱她能干嘛?外面那么阴冷,还下着雨。你可以在我们这里给她治疗,我们允许她照顾儿子。她会发声“谢谢”的。

主任医师:未必吧。

院长: 9 比 3。他们干嘛劫机?

主任医师: 就这样。

院长: 就这样是不可能的。10 比 3。一局打完了。

主任医师: 一窍不通!

院长按了按选择开关。

护理员的房间

门上亮着一盏红色的小灯。值班护士正在喝茶, 还转动着茶碟上的杯子, 她从桌旁站起来, 从架子上取下小木棍。墙上有一只蟑螂在爬, 值班护士稍稍犹疑了一下, 便用棍子往墙上打去, 然后又仔细看了看墙上的那块污渍。

大门口

波丽娜敲着医院的大门。她的劲儿愈来愈小, 敲击声变得软弱无力。她被气喘病折磨着, 哭了起来。

波丽娜: 我亲爱的儿子! 列恩奇克! 我回来了……还我儿子……

门房的一扇小窗打开了。

值班员的声音: 我现在只放狗进去。

波丽娜(低声地): 我把你的狗都咬死。办公室。

院长打开窗户。

院长(对值班员): 让她进来!

波丽娜用手掌擦着泪水迷 的双眼, 喘着气在走廊里走着, 不时地敲着每一扇迎面看见的门, 但所有的门都关着。她来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前。

波丽娜: 请放了我的儿子。

主任医师: 你不用对我们说“请”, 而该说声“谢谢”。如果他不被关在这里, 他早就没命了。

波丽娜: 我会说——“谢谢”的。但是现在……请放了他。

主任医生: 你这位大婶可真奇怪。我们怎么能把一个病人赶到大街上呢?

院长: 他得在这里完全恢复健康才行。

波丽娜: 我不是大婶, 而是妈妈。

院长: 你是什么样的妈妈, 我们很了解。

波丽娜跪了下来。

院长: 不行。你想想, 如果每个人都为匪徒向我下跪怎么办?

波丽娜: 列恩奇克不是匪徒, 这你知道。

院长: 我知道。但我什么也不能做。那么, 难道……你有地方住吗?

波丽娜: 有啊! 我有住房! 我还要工作。请帮助我。

院长: 好吧……住房问题我们另作决定, 你暂时在我们这儿登记。稍稍治疗一下, 还可以常看见儿子。反正你失去自由已经 20 年了。你自己有病治不好, 还会害了儿子……得了, 开个玩笑。你这么可怜, 我连跟你开玩笑都没有兴趣。

波丽娜: 放了我儿子。

院长: 对不起, 母亲, 这不行。

大门旁

波丽娜走出大门, 在值班室的栅栏上绊了一下。手风琴从她肩上滑下, 发出一阵哀怨的低鸣。

波丽娜: 多么久远了, 列恩奇克, 多么久啊!

波丽娜拿起手风琴, 注视着脚下——栅栏那边的水渠里流水哗哗作响。

莫斯科的一条街。

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疾驰而过的一辆卡车掀起了一帘泥泞的雨雾。地铁站口的雾气与汽车排出的废气湿粘粘地混在一起。风吹拂着草地, 在行色匆匆的路人身后, 在一把把雨伞后面的远处, 中央大街的街景依稀可辨。

一双穿着磨破了的女靴的脚沉重地, 然而却是悄没声儿地从草地上走过。城里的人们有的躲在家中避雨, 有的匆匆赶路, 只

有波丽娜穿着不合时宜的厚厚的咖啡色大衣,不紧不慢地走着,无论脚下的草地,还是迎面扑打的雨点,她都仿佛毫无感觉。波丽娜背着手风琴,琴上已被她匆忙罩上了玻璃纸。风琴上风箱的扣带断了,当她步子迈大些时,风箱就微微颤动。

咖啡馆

波丽娜坐在桌旁。她面前的食品连碰都没碰过:小泥肠凉了,还有西红柿和苹果。波丽娜拿起苹果闻了闻,闭上了双眼。

除了波丽娜,咖啡厅里还有几个客人。他们都匆匆忙忙、没滋没味地吃着。

窗外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吉普车一辆接一辆在咖啡馆前停下。一群剃了光头的小伙子,拥进大厅。他们人多势众,你挤我搡地把大厅塞得满满的。他们的头儿从一厚叠钱中数出几张,递给收款员。

其余的人匆忙离去,他们都双眼瞧着地上、墙壁或门口,反正竭力不去看那些身着皮衣,自信又强壮的身躯。

波丽娜快把那个苹果吃完了。

小伙子们举着放食物的托盘,连外衣都不脱就各自坐下了。那个头儿和两个小伙子在波丽娜的小桌旁坐下,他立即就开始用餐。

第四个人站在波丽娜身旁,他双手拿着托盘,不耐烦地用脚踹着凳子。

第四个人:大妈,请挪一挪,让我坐下。

波丽娜慢慢抬起头来,看了看这第四个人,立即就对他失去了兴趣。

第四个人:大妈,我觉得,你不识时务。

波丽娜:孩子,一般人只认识口袋里的零钱。

第四个人看起来不知所措。他无言以答。头儿认真地审视着波丽娜,他俩的目光相遇了。

头儿:谢尔盖,到别的桌子那儿去。

第四个人:可是,我……

头儿:去吧。

第四个人顺从地走开了。波丽娜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那小刀的刀把是用有机玻璃拼接成的。她用小刀把小泥肠切成匀整的几小截。

莫斯科的一套住宅

波丽娜把年久泛黄的封条撕去,挑出一把钥匙,把门打开。

房间里一片狼藉。地板上堆着杂物,到处是20年前搜查后的痕迹。一切都是多年尘封的。一缕柔弱的光线透过熏黑了的窗户射进屋里。

墙上挂着1977年的日历,还有“快乐家庭”乐队当年在代表大会举行音乐会的海报——波丽娜的6个孩子头戴西班牙式宽檐帽、身着套头斗篷,排成半圆形,波丽娜自己则站在他们中间——一位穿着红上衣,黑裙子的年轻的卡门。

波丽娜仔细地看宣传画。

波丽娜:尤尔卡的带子松了。为什么我先前没发现?或者发现了又忘了?

波丽娜走到窗前,伸手去拿那株完全干枯了的花。那仙人掌小球被手指一触便散落到灰尘里。波丽娜注视着窗外。雨下大了。

少先队员们(男孩和女孩,画外音):

哪怕院子里阴雨绵绵,

倾盆大雨直泻而下,

我们永远不会寂寞……

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1975年

在节日的晚会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宇航员和外宾出席。在座位间的过道上少先队员们手举队旗,肩挎队鼓和号角,列队以示欢迎。传统的“儿童节”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舞台上,扩音器旁站着报幕员、一位女少先队员和一位男少先队员。全国闻名的中央电视台的男女主持人站在他们身后。

女少先队员和男少先队员:……“快乐家庭”!

男主持人:下一个节目……

女主持人(紧接着):……“快乐家庭”!

男主持人:领队……(稍顿)妈妈……
(待大厅里活跃的气氛平静下来)波丽娜·尤里耶娃!

女主持人:古巴民间舞——哈巴涅拉舞^②“自由之风”!

列昂尼特·伊里奇^③真诚地鼓掌,菲德尔^④则摸了摸他的大胡子。宇航员们展开了真诚爽朗的笑脸。国家的优秀人物热烈欢迎家庭歌舞团。

响起了长笛的高音,掌声止息。响板和铃鼓打出节奏鲜明的响声,于是,波丽娜的那些从6岁到16岁的儿子们一个紧随一个踏着“古巴式”的舞步登上舞台。长笛、吉

他、铃鼓、萨克斯管、电子琴——巴甫里克、尤尔卡、瓦西卡、柯里亚、尼基塔。

波丽娜——一个身材粗壮的年轻女人在幕后注视着台上的表演。她在欣赏自己的孩子们,被他们的舞姿、漂亮的服装和纯净的乐声所陶醉,她轻轻地踩着舞步,等待着自己出场的时刻。

波丽娜的双手并没有闲着,她扶着一辆被装扮成大篷车的残疾人车的椅背。车上坐着列恩奇克,他手里拿着鞭子和响球^⑤。萨克斯管和长笛的乐声止息了,波丽娜把带篷的轮椅推到台上,自己则在铃鼓和吉他的伴奏下,踏出狂热的舞步。

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在观众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靠近带篷车,利用巧妙的腰部动作和平衡原理模拟着大篷车的运动——大篷车跃起,列恩奇克抓住车的扶手,观众席上的人们并没有察觉这个小伙子是残疾人。

黑面红里的裙子在台上狂热地飞舞,瓦西卡开始用铃鼓独奏,随后巴甫里克、柯里

亚和尤尔卡也依次独奏。

轮到列恩奇克了。大家的演奏在瞬间停止,男孩子和波丽娜等待着,等待着哪怕是响球只挥舞一下。然而,奇迹没有发生,列恩奇克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乐手们又开始演奏,波丽娜又跳起了哈巴涅拉舞。

尤尔卡最后一次拨动琴弦,乐声静止了,他把吉他贴在胸前。

菲德尔微笑着,他并不吝惜掌声。

“快乐家庭”向观众表示感谢。波丽娜、瓦西卡、巴甫里克、柯里亚、尤尔卡都躬身致意。尼基塔的手指滑过电子琴键,为他们的每一次谢幕伴奏。

勃列日涅夫转身问一位著名女宇航员:我们的哪一艘飞船在宇宙航行?

女宇航员:“联盟-12”。

勃列日涅夫:为宇航员们组织一场这样的晚会。他们在那里,在失重的状态下,是很寂寞的。

号声响起,“快乐家庭”退下舞台。

后台

跳舞之后满面红光的波丽娜激动地站在孩子们中间。孩子们把母亲团团围住,似乎想以此来保卫母亲,使她不受那个到后台来的女宇航员的侵犯。

波丽娜:我们不想为宇航员们演出。

女宇航员:那为什么?

波丽娜:我们不想为宇航员们演出。

女宇航员:那么。你们以后再也别想演出了?

尤尔卡:我们恨宇航员。

波丽娜的住宅,当前的现实

雨停了。最后一抹晚霞映照在教堂金色的圆顶上,在逐渐浓重的夜色里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然后便消失了。

波丽娜注视着那张海报,看着尼基塔、

柯里亚、瓦西卡、尤尔卡、巴甫里克那一张张笑脸。艺术家列恩奇克的表情也是快乐的、健康的、幸福的。

波丽娜在地上一堆乱扔着的东西里发现了响球,她把它捡了起来,抖动了一下。

特殊医院

走廊两旁是两间大病房。用作隔断的金属十字栅栏将一张张双层床隔开。

值班员推着一辆小车在走廊里走着。车上堆满了纸袋,上面分别写着病人的姓名。一名女值日员,跟在后面,她把病房的小窗口打开,值班员便把一个纸袋递进去。

女值日员:尤里耶夫。

病房里传来了一阵惨叫。精神病人们把纸袋撕碎。几十双手伸向抛散的糖果、饼干……突然有人从纸袋里拿出一个响球。

列恩奇克看着那个响球。那个抓到响球的病人疯狂地摇晃着它,跳着舞着向列恩奇克走去。他时而把响球举过头顶,时而又把它放在耳边或眼前,一刻不停地晃动着。

列恩奇克闭上双眼,幸福地微笑。

列恩奇克(画外音):我的妈妈很有才华,她能干又执着。我妈妈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她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或者女星。但是命运不济,她只是我的妈妈,只是我的5个兄弟的妈妈。

冻土带,游牧民族的居住地

萨克斯管独奏。

字幕:尼古拉。

一轮黄铜色的太阳低悬在滨海丘陵地的缓坡上。冻土带的荒原在闪闪发亮——低洼处的白雪反射出黄铜色的光芒,在雪融后的地面上迸发出火星似的亮点。从喀拉海那边吹来阵阵冷风。

一个埃文基^⑥老人躲在圆锥形帐篷^⑦后面避风。他正在皮裤上磨小刀。一头被捆绑的鹿躺在燃烧着的篝火旁边的土坑里。

火舌灼烤着它毛茸茸的侧身,哀求的双眼和在雪面冰层上磨伤了蹄子。

从帐篷里传来有人做爱时的精疲力竭的呻吟和动作声。

远处的海上,在公海边的浮冰群里,有一艘核动力船在行驶。可以听见低沉的汽笛声。

老人停止磨刀,注意地看着,嘴里还用埃文基语嘟哝着什么。

在帐篷里铺着的鹿皮上交缠着两个赤裸的躯体。埃文基姑娘高兴地笑着,因做爱而疲惫得呻吟不已,还尽力帮助精疲力竭的尼古拉抚爱她。

在帐篷的入口处蹲着一位姑娘,她正欣赏着那一对做爱的男女。姑娘穿着缀有小珠子的皮袄,围着用黄铜丝串起的皮腰带。她身旁放着一把罩上皮娃娃套的茶炊、几个杯子和几大块风干肉。

老人挥动刀子,先割下鹿茸,然后刺向鹿的心脏,又把鹿脖子割断,将一只桶放在血流如注的刀口处。

一个小男孩跑到篝火旁。老人在鹿的腹股沟处切开一个口子,取出两个鹿睾丸,递给小男孩一个。小男孩像吃苹果似地心满意足地咯吱咯吱地嚼着。

核动力船转向冰面,猛冲过来,冰层裂开了,发出可怕的断裂声,冰块聚集着,又向四处飞溅开去,隐没在水面下。船体轻轻颤动,稳稳地向岸边直驶而来。

在岸边的垭口处有几小块连在一起的陆地。那里有几座用鹿皮盖的小房子。每一间小房子里都有一个赶驯子的女人和一个女乘客。女人们都穿着白色的毛皮上衣、戴着过节的帽子,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

得到满足的姑娘一头钻进毛皮里便睡着了。第二个姑娘往杯子里倒上热茶递给尼古拉。浑身燥热的尼古拉咕嘟咕嘟地喝

着杯子里的茶。姑娘解开腰带。

尼古拉:我不能再干了。

姑娘掀开门口挂的毛皮帘子,用埃文基语向门外喊些什么。

老人往屋里瞧了一眼,递给尼古拉一个鹿睾丸。尼古拉喘着粗气吃鹿睾丸。那姑娘便躺倒在她的女朋友刚刚撕扭着做爱的地方。

尼古拉无可奈何地注视着那姑娘,嚼着鹿睾丸,走出小屋。

尼古拉用雪洗着脸,他发现远处的雾霭中有一艘核动力船驶来。尼古拉使劲喊叫,他的喊声甚至把岸边光秃秃的斜坡上的几只潜鸟都震飞了,拉雪橇用的狗也狂吠起来。而尼古拉则喊叫着,围着篝火兴奋地狂舞。

老人从小屋里跑出来。

老人:尼古拉,你就爱她一下吧,尼古拉。

赤身裸体的尼古拉指着核动力船。

老人:还有时间呢,尼古拉。

尼古拉:可是,干嘛呀,她已经怀孕了。

姑娘从小屋里探出头来。

姑娘:我还没怀孕呢。

尼古拉站在风口觉得很冷,他顺从地走进小屋。

核动力船旁

冰层上,在这个庞然大物旁,人们显得多么渺小而无助。轮船已经熄火静止不动了,但它内部的核装置仍在轰鸣。水手们把狗拉雪橇上的一头头鹿往轱辘上装。尼古拉正在向姑娘们告别。她们将他团团围住,不住地请求着,挽留,怀孕的姑娘们则让他触摸她们突起的肚子。她们之中的一位姑娘把一只弹性的小簧片放到嘴边。凄凉柔美的曲调在浮冰群和船体上回响。尼古拉登上甲板,与船长握手问候。

船长:累着了吧?

尼古拉:得休息一两个月。

船长递给尼古拉一个信封。

尼古拉:这是谁写来的?

尼古拉撕开信封,飞快地看着这封短信。

尼古拉:妈妈……

尼古拉羞涩地微笑着。

当前的现实,亚洲部分^⑧,清晨

铃鼓上的小铃在微微地颤动,随后拳头和手指节敲打着皮质的鼓面、膝盖、头顶碰击着鼓圈,然后再敲击鼓面。铃鼓声渐息。小木棍和树枝在鼓面上轻轻滑过。

字幕:瓦西里。

在信号所的观察点后面是一座南方城市:伊斯兰教堂的高塔、尘土飞扬的街道、残垣断壁、一排排钻天杨、吹得鼓鼓的母牛皮囊。风把煤烟子吹得直转。远处传来大口径机枪闷闷的射击声。一个动作灵敏的小伙子拿着狙击手步枪一溜小跑着从残墙那边往信号所这边来。这是瓦西里。他在杂乱无章的混凝土预制板间绕行随后便隐没于哨所里的一片昏暗中。

准尉和中尉迎着他从简易木床上站起身。准尉急忙把香烟熄灭,藏起了烟头。

瓦西里:打伤了。

准尉和中尉高兴得喊叫起来。

中尉:睡一会儿吧,白天我们再去找。

信号所旁,白天。

两具尸体从救护车里抬出来。

卫生员揭开烧成黑色的表皮。两名战士的伤口完全一样——在额头的正中间。担架被放进汽车的车厢。



准尉和中尉及瓦西里从信号所走出来。

清晨大街上还空无一人,现在却已经有许多行人了,他们中有平民和身着迷彩装的军人。街上的小轿车、公共汽车和马车穿梭来往。三个普查人员走到那座残垣断壁旁。他们检查着那个狙击手躺过的地方:子弹壳、几个汽水瓶,瓶口上插着麦秸,这样便于饮用,还有被子。鲜血在砖瓦间流淌。瓦西里躬身向着被子,从上面捡起一根长长的细细的头发。

准尉:一个女人。

普查人员:淡黄色头发。

普查人员走在大街上。在一座几乎被毁坏了的多层楼房的墙上,瓦西里发现了一块血污——这是手的印迹。

普查人员走进地下室。

有人住在地下室里。借助从天花板旁的小窗射进的阳光可以看见几张折叠床、一堆堆破布,它们都被撕成布条的床单相互隔开。几个老妇人正在洗床单或织补内衣。一看见普查人员、老妇人们便叫喊起来。

瓦西里扯下床单隔断,看见了那个受伤的女狙击手。她躺在褥垫上,一个女巫医正在用装在陶土盘里的稠汁擦她的臀部。瓦西里抓住女巫医的后脖领子,一把将她推了出去,然后在褥垫边坐下。

瓦西里:你叫什么名字,美人儿?

女狙击手(带有重重的口音):安热拉。
我投降。

瓦西里用一根电线把她的手捆住。

准尉:枪呢?

安热拉点头示意一堆破布。准尉和一名普查人员在破布堆里找到了枪。普查人员的手指在枪托上滑过,并计算着刻纹。

瓦西里:这枪不错。

安热拉:“螺钉车丝”^⑨,无声的,9毫米,很昂贵。

瓦西里(对普查人员和准尉):你们走吧。

准尉:要不,带到我们那儿去?

瓦西里:不用。

准尉和那名普查人员走了。

瓦西里拿出一个手榴弹,把环套拉开,塞进安热拉的裤袋。

瓦西里:休息吧,安热拉。

瓦西里向出口走去。他的身后响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嚎叫,当他登上梯子时,爆炸声响了。

信号所旁

普查人员和几个士兵依着信号所的混凝土墙正在舒舒服服地喝伏特加。春日的阳光暖洋洋的。

一辆装甲运输车开到信号所前停下。

一个声音(画外):瓦西卡!

瓦西里站起身。

一个声音(画外):你的电报。

瓦西里接住了扔过来的明信片,扯掉上面的纸带,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的嘴边绽开了醉醺醺的笑容。

瓦西里:妈妈……

乌克兰,煤矿。

吉他不停地弹奏着,拨子¹⁰也不知疲倦地疯狂地拨动着。

字幕:尤里。

装煤的吊斗在潮湿的黑暗中倾覆。沉重的缆绳连接得很牢靠。有什么东西在轰鸣,发出噼啪声。

一个满脸病容的三十岁左右的挖掘工咳嗽着走来。这是尤里。为了止住咳嗽,他仰起头,用嘴去接从坑道顶上落下的水滴。吊斗猛地颤动了一下就停住了。矿工们向坑道里走去。

矿井里的工作面

联合采煤机的钻头嵌入矿层,尤里不时地变换采掘的方向。他的伙伴们在架设支架,用煤镐清理工作面,用煤铲把煤装到传送装置里。在煤尘和轰鸣声中,大家都默默地干着各自份内的活。

联合采煤机停止轰鸣。矿工们把一块块面巾在传送带上摊开,把“刹车节目”摆放在自己面前:鸡蛋、融化了的奶酪、还有黑面包……

面巾上有鸡蛋壳、包奶酪的锡纸和面包渣。午饭已经结束,矿工们背靠着联合采煤机的温热的机身正在休息。

尤里:真想嚼点儿什么。

上岁数的矿工:现在能有烤肉串就好了。

浅色头发的矿工:最好能来根香肠……

联合采煤机又开始向煤层掘进。

矿工们现在干活儿已不像刚接班时那么轻松了,他们的进度缓慢了。尤里用铁钎清理着轨道。他踩空了一脚,跌倒在地,就这样仰面躺着,再没有力气站起来。

财务部

二十来个矿工挤在出纳处。

尤里用拳头敲击小窗。出纳处的小窗终于开了。

小窗旁坐着一个虚弱的带眼镜的男人,他神经质地攥着厚厚的一个纸包。

带眼镜的男人: 排好队, 否则我什么也不给。

矿工们兴奋起来, 闹嚷嚷地, 在小窗口前排好了队。

喊叫声: 发工资了!

矿工们从四面八方方向财务部跑来。在煤矿建筑群后面的废矿石堆旁, 帐篷式马戏场的旗帜在风中哗哗作响。

尤里把脑袋探进小窗口。

尤里: 给吧, 别拖拉! 想吃了!

带眼镜的男人从纸包里拽出一张纸。

带眼镜的男人: 马戏票, 赠送的。

尤里: 钱呢?

带眼镜的男人笑了起来, 张开没牙的大嘴。

带眼镜的男人: 没有钱。

帐篷式马戏场

两个小丑正在耍弄一个插科打诨式的老节目: 一个竭力想把哑铃举起来, 另一个则妨碍他。

忧郁的、疲惫不堪的矿工们认真地注视着舞台,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法对台上的一切作出反应。滑稽表演结束后, 一个小丑用哑铃敲击搭档的脑袋, 但没等到预期的反映。他重又用哑铃敲击。

那个缺了牙的带眼镜的男人坐在第一排。他转过身面对大厅打着手势招呼大家笑起来。但矿工们仍然默默地坐着。于是, 那个带眼镜的男人自己一人代替大家笑着并代替大家鼓掌。小丑们躬身退向后台。

迎宾曲响起, 一匹斑马跃到台上, 一头母猴骑在它的背上并紧紧抓住它的耆甲上的鬃毛不放, 一位穿着银色泳衣的女驯兽员挥舞着鞭子紧随其后。

尤里(向着浅发男子): 真瘦, 肋骨都露出来了, 不是什么都不吃, 就是老了。

浅发男子: 是啊, 但是连她也有人要。

尤里: 我是说斑马。

浅发男子打着哈欠。

尤里: 斑马是马吗?

浅发男子: 首先是马。

尤里: 你吃过猪肉吗?

浅发男子: 斯捷潘内奇尝过(推了推一个老矿工): 你吃过猪肉吗?

老矿工: 不止一次

尤里: 怎么样?

老矿工: 挺禁饿的。您在打什么主意?

尤里: 斑马——是马。

老矿工: 不行。它一吼叫看守就来了。

浅头发男子: 用铁针把它的耳朵穿起来, 不就完事了吗。

老矿工: 看守的耳朵?

浅头发男子: 斑马的。妈的。

尤里: 我们再把皮卖给茨冈人。

矿工宿舍旁的荒地。

尤里那一队人围坐在篝火旁。矿工们在啃骨头。那个浅发男子在刮锅底。

浅发男子: 我还想吃些马铃薯呢。我们去偷些来? 昨天别墅里的人在土坝后面种了些。

尤里: 不, 我想喝茶, 然后我们去村里找女人。

老矿工: 我可是想去找女人了。

宿舍的门开了, 从那儿传来了喊叫声。

喊叫声: 尤列茨! 尤列茨, 到这儿来。

尤里费劲地站起来。

尤里: 真是撑饱了……(向着喊叫声的方向)干什么?!

叫喊声: 你妈给你来电话!

尤里注视着同伴们并摊开了双手, 仿佛在表示歉意。

尤里: 妈妈……

波罗的海沿岸, 夜间俱乐部

一支长笛在独奏。

字幕:巴维尔。

大家都在尽情地放松:在一个室内小舞台上脱衣舞女在旋转,女招待举着托盘送饮料,姑娘们为那些色迷迷的顾客投怀送抱。几乎所有的姑娘都有纹身。大厅的照明经过频闪处理,因此,在那闪烁不定的阴冷的灯光下姑娘们的肩上、背上和腹部的纹身图案似乎都活了——老虎、鬼怪、天使和东方美女们在狂舞、百合花和兰花在怒放、帆船远航、喷泉四射。

洗手间前的休息室

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正打瞌睡——巴维尔。一个拉皮条的走到他面前,毫无顾忌地敲他的脑袋。巴维尔跳了起来。拉皮条的把一纸订单塞给他。

巴维尔看了看订单,用手掌擦着流泪的双眼。

巴维尔:哪儿——去哪儿?……犯傻了?!

拉皮条的:闭上嘴听着。订货的要求姑娘们会唱歌。带上玛莎吧,她在音乐学院学习过。

拉皮条的扔给巴维尔3包可卡因。巴维尔立即打开玻璃纸袋。

大海,黎明前

远处,在淡紫色的雾霭中一座城市隐约可见。

海水翻滚着,水面上冒着巨大的水泡。在翻腾着的水面上浮起了一个潜艇的舱面,然后是一艘被压撞得有瘪印的、锈迹斑斑的潜水艇。操纵杆轧轧作响,盖板在呻吟。驾驶室的门开了,几名水手沿着梯子登上甲板。

水手们衣冠不整,毛发丛生,看起来像水怪似的。他们中间还有一个12岁的男孩子。

栈桥码头

一艘摩托艇载着巴维尔和姑娘们离开港口的栈桥码头向开阔的海面驶去。小艇的尾部放着几箱伏特加。

大海

摩托艇向着潜水艇方向驶去。水手们兴奋地在船舷旁迎接姑娘们和伏特加。他们把姑娘们紧紧地拥入怀中,便喝开了伏特加。船甲板上一片喧哗。指挥员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

指挥员:停止!为什么不升旗?要是向我们开火呢?

姑娘们中的一个:谁?

指挥员:谁都能!

小男孩:升什么旗?

指挥员:俄罗斯旗。(对巴维尔)嗨,你!拿着钱。

巴维尔接过钱就数起来。

巴维尔:这些只够1小时的。

指挥员:别着急。(向潜水员们)全体休息。(向小男孩)你值班去。

小男孩升起了旗帜。水手们左拥右抱搂着姑娘们和伏特加下到船舱里。甲板上只剩下巴维尔和小男孩。

小男孩:走吧,去喝点儿。

巴维尔:不,我们有规定:拿了钱在外面等着。

小男孩:有人诓骗吗?

巴维尔:有这种事。

小男孩:假如,比方说,把姑娘们使用了不止一小时,而是两小时,可只给你一小时的钱,怎么办?

巴维尔(紧张起来):那我就得付钱。

小男孩:如果你不付呢?

巴维尔:那就给你记上账。

小男孩:如果把姑娘弄伤了,或者把她永远带走了,怎么办?

巴维尔:那就把你关押起来毒打,要不

就把你闷在盐缸里,或者干脆让你脑袋搬家……

小男孩:你的工作真危险。

从潜水艇的腹部传来了“圣母玛利亚”的叫声。风势越来越强,海水拍击着甲板,摩托艇碰撞着船舷。

巴维尔(看着表):到时间了。你去取钱,或者让他们把姑娘们放了。

小男孩:我这就去。

小男孩走到驾驶室旁,然后盖上身后的舱口盖。操纵杆吱吱地发出声响,舱口盖板在呻吟,舰艇四周的海水翻腾着。从潜水艇的腹部传来呼啸声,潜艇立即下沉,海水淹过了甲板。

摩托艇旋转着下沉。

巴维尔喊叫着,用脚踹着舱口盖。然而,海浪已经淹没了甲板。潜水艇缓缓地下落。

巴维尔用牙齿咬开一个玻璃纸包,立即把湿透的可卡因塞进鼻孔,推开栏杆,一猛子扎入水中。

清晨

巴维尔向岸边游去。

白天

巴维尔蹒跚着从水中走出,爬上栈桥码头,走近一辆轿车。

巴维尔上气不接下气地咕噜噜喝了几口伏特加。他从怀里拿出浸湿的钱,把一张张纸币贴在玻璃上。轿车里的移动电话铃响了。巴维尔颤抖着伸出抽搐的手接电话。

巴维尔:妈妈?!妈妈……

巴维尔微笑着。

间插段:铃鼓、长笛、萨克管、吉他

狂风暴雨的大海

核动力船劈浪前进。

群山

汽油泵蹦跳着拐弯,轮子在潮湿的碎石

上滑过。小石块撒向深渊。

矿区,铁路

草原上,放眼望去,一堆堆碎石堆上雾气腾腾。

尤里向一位女列车员兜售斑马皮——他试图把那张皮撑开:但手臂不够长;他试着要把皮撕开,又使劲拉紧,忙着证明这张斑马皮很结实,是新近仔细加工的。

间插段结束

莫斯科的一条街,饺子馆旁

黑暗中,巴维尔藏身在门道里的,拿出一个玻璃纸小包,用牙齿把它咬开,再用三个手指捏了一小撮白色的粉末,放在毛刷上,开始吸。

巴维尔从黑暗的门隙里走到阳光下。他的脸上挂着愚蠢的微笑,鲜血从他的鼻孔流出,但巴维尔对此毫无感觉。

瓦西里的脸庞出现在以熙来攘往的莫斯科大街为背景的画面上。

尼古拉从夜间俱乐部旁走过,顺手从广告栏上把一张手握电话的半裸女郎的广告画撕下。

尤里从饺子馆的窗前走过,从窗外审视着坐在一张张小桌旁的顾客。

在厅堂的深处尤里看见了巴维尔和瓦西里,他俩不知为何在激烈地争论着。巴维尔疯狂地打着黑帮的手势。尤里靠着被太阳烤得暖烘烘的墙等待着。尼古拉走近饺子馆,发现了尤里。

尼古拉(从背后):两个人在打架,第三个人……

尤里转过身,紧盯着尼古拉的脸——认出了他。

尤里:柯里卡!

尼古拉看着兄弟的破衣衫和那双旧靴子,无法掩饰失望的表情。

尤里:你自己算什么人啊。

尼古拉：什么人也不是。

尤里：确实如此。而生活已经过去。

尼古拉：让它见鬼去吧……到母亲那儿去？

尤里：不。你呢？

尼古拉：我写了信。

玻璃窗后面，巴维尔扬手想抽瓦西里一巴掌，但瓦西里躲闪了一下，拳头只打在他的颧骨上。巴维尔又扬起了手，但是瓦西里一下子紧紧抱住了他。

尼古拉：小家伙长大了。

饺子馆

尼古拉和尤里走到兄弟们面前。

尼古拉：让我们按规矩办，先喝伏特加，然后再打架。

尼古拉把一瓶伏特加放在小桌上。

巴维尔：柯里卡！尤列茨¹¹！

瓦西里往旁边让了一步。尼古拉向瓦西里伸出手，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

尼古拉：我建议不谈往事。

尤里：我无所谓。

巴维尔：可我——不。

尼古拉：你不说实话。

巴维尔：算了，我原谅他。但是，得让他说，他是个傻瓜。

尤里：小子，别逼他。

尼古拉倒酒。

巴维尔点点头，微笑着……他向门口走去。尼古拉赶上去，他让巴维尔转过身，拉着怎么也不愿意回来的巴维尔往回走。

巴维尔：让他……让他说！

尼古拉（对瓦西里）：你就说吧，心疼这句话，怎么的？

瓦西里：我是傻瓜。

尼古拉放开巴维尔，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快些把伏特加干了。

兄弟们碰杯、干杯。

尼古拉：我为什么想要我们大家先在一个中间地带集合？这是为了我们到妈妈那儿去时不再吵架，带着鲜花和礼物去，并且大家都系上领带？有谁反对吗？

一套住房旁的电梯间，波丽娜

波丽娜从电梯里推出一辆崭新的轮椅，找出钥匙开门。

莫斯科的一条街

兄弟们从饺子馆出来。巴维尔踹了一下瓦西里的包。里面有响声。

巴维尔：你那里面是什么？

瓦西里：乐器。

尤里：我可是把音乐丢了。不玩了。（对尼古拉）你呢？

尼古拉：玩音乐的时间不长，柯里亚跳舞的时间也不长！

巴维尔：他有……哪些乐器？铃鼓吗？你想敲着铃鼓逗妈妈开心（胡闹似地做出敲铃鼓的样子）？

尤里：看来我们喝多了。

巴维尔：你这是在说自己……

兄弟们走在大街上，然后往拐角处走去。

在沟沟坎坎的拐角那边的围墙里面，有一座破旧不堪的电影院，墙上歪斜地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相会”。电影院的窗户都被铁条封住了，但在广告柱上还存留着因日晒雨淋而发白的海报。

巴维尔走到电影院前，推了推门。门后可以看见一大块空地，那儿有一个地槽、废弃的基座、还有一大堆杂物，都是准备为房子大修用的；在一间屋子的顶棚上挂着一个破旧的纹盘。

尤里：坏小子们，进去看电影，刚好赶上一场！

兄弟们走进“电影院”，在“放映厅”里四处转悠。尼古拉从一堆垃圾里拽出一盘胶

片,清理了一下,照着亮光察看着。瓦西里坐在一个箱子上。尤里跨着步子测量空地,在大厅的中间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位子坐下。

尤里:熄灯! 注意背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尼古拉: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生活啊!

怎样的生活……

尤里用脚拨过一个空罐头,突然灵巧地用脚尖踢起来。

尤里:一、二、三……记录——58。谁记得?

空罐头掉落在地上。

尼古拉捡起罐头,扔到自己的脚上,但只踢了两下。

尼古拉:但是,反正你没当足球运动员。

尤里:你又不是民警。

巴维尔:说得对,柯里卡好为人师。

尼古拉:不仅好为人师——还要抓得更紧。我幻想着能给我一套制服,我站在角落里,可以罚所有人的款,但不给发票。

尤里用小棍子在黑板上描出哈巴涅拉

曲谱。

尤里(向瓦西里):拿出你的铃鼓。

瓦西里打开包,取出……“螺钉车丝”

栓。他固定枪杆,压住弹夹,对好瞄准器。

兄弟们都呆住了。

尤里:你想干嘛?

瓦西里:还没想好。那么,你们只是来见见面的?

瓦西里瞄准后向坍塌的破屋顶上的一个空洞边放了一枪。

绞盘穿过保险网掉了下来,绳索刹那间断开,绞盘陷进地里,飞起块块碎片。

波丽娜家附近,傍晚

兄弟们走到台阶前。尼古拉拿着一束鲜花。瓦西里把领带正了正,拽了拽衬衫领子,又正了正领带。

尼古拉:嗨,站着干吗? 走吧。

尤里:等一等。

尼古拉:总爱拖时间。走吧!

但是尤里没有走,他抽起了烟,急促地吐着烟雾……突然,瓦西里一把夺过他的



烟,丢在脚边踩着。

瓦西里:你还不够吗,想让我们都变成烟鬼。

尤里使劲呼了口气。

尤里:那伏特加呢?!还不如抽烟呢。

瓦西里:伏特加味已经消散了。

尼古拉:怎么,走吗?!

然而兄弟们没有一个挪动步子。

巴维尔:可我似乎很平静。或者……不明白。

尤里:如果你平静,你就先走。

尼古拉把那束花交给巴维尔。

尼古拉(对瓦西里):你别立刻打开包。也许她只是叫我们来聚聚。

波丽娜的住所,黄昏

波丽娜整整沙发上铺的毯子,又拽了拽桌上的台布,茫然地摆放着盘子,随后走到过道里,耳朵贴在门上听着。

波丽娜谛听着。近处电梯门关上了,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突然一切归于寂静。

稍等了一会儿,波丽娜开了门。楼梯旁肃立着尼古拉、瓦西里、尤里、巴维尔——他们谁也不敢按门铃。

尤里站得最近。波丽娜触到了他,审视着,发现了解开的鞋带。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

波丽娜:尤拉奇卡……

波丽娜拉住瓦西里,拽着他的袖子。

波丽娜:瓦西卡……瓦西里!

波丽娜拥抱尼古拉,紧紧地贴在他身上。

波丽娜:柯里卡……没刮胡子……

尼古拉眯起双眼,擦去眼泪。

波丽娜向巴维尔走近一步。他站在大家后面,神经质地紧握着花束。

波丽娜:而你——巴维尔。

巴维尔:是的。

波丽娜:嗯,你们为什么害羞啊,我的男孩子们……来吧,进来,到家里来。

兄弟们走进屋里。

巴维尔踉跄着撞到墙上,把花束弄折了,他想把它恢复原状。寂静中听得见玻璃纸的沙声。

波丽娜:让我把它插在花瓶里吧。

巴维尔把花束递给母亲。

在房间里尼古拉立即就发现了轮椅。

波丽娜:他们不肯把列恩奇克还给我。

波丽娜认真地直视着尼古拉的双眼,弄得他不好意思起来,移开了目光。

尼古拉:那就更不会给我了。我没有登记户口。

瓦西里:我……我有军人证。

波丽娜:别紧张,一切都很好。我曾去过卫生部,他们答应帮忙,还给了我一张很重要的纸。(取出那张纸,指着那上面的签名)那个局的首长签了字。现在他们就该放了……我们大家一起去接他。

大家都沉默不语。

波丽娜:站着干吗,坐下吧,我们吃晚饭。

瓦西里:妈,我能不能先躺一会儿,好像有些累了。

瓦西里很愉快地躺在沙发上。波丽娜把一只枕头垫在他的头下。瓦西里很快就睡着了。

波丽娜:也许你们都想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再吃晚饭。

尤里:我想现在就吃。

太阳已经变成了一个血色圆球,几乎不再发光。巴维尔望着窗外,突然他猛地转身向着屋里。

巴维尔:我喜欢我的生活!我什么也不想改变!什么也不!

波丽娜看着巴维尔,审视他那双无所适

从的、不健康的眼睛。

波丽娜: 你怎么啦, 巴甫里克, 放心吧。什么也不用改变。只是……你好像没人照顾, 没成家。

巴维尔: 我有过一个妻子。长期的。

瓦西里: 谁需要你啊……还“长期的”呢。

巴维尔: 什么……你说什么, 讨厌鬼? 就因为你, 因为你……

巴维尔摆开架势打瓦西里, 而瓦西里则弯着腰, 想躲开他的拳头。但巴维尔却不停地打。瓦西里直起身子——脸上挨了巴维尔一巴掌。

尼古拉和尤里突然意识到该去拉架, 就把巴维尔拽到一旁。巴维尔挣扎着又踢又踹, 还张着大嘴直喘气。他双眼充血, 一丝傻笑挂在脸上。

波丽娜: 巴甫里克! 巴甫里克! 你不能这样, 我们……你们是兄弟啊。

巴维尔终于挣脱了。

巴维尔: 兄弟……我们算什么兄弟? 你们了解我什么? 我被救活了两次, 几乎死去, 而你突然来电话。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聚在一起?! 我谁也不需要。我想钻进一条缝里就……

巴维尔走到阳台上。

波丽娜: 柯里, 你结婚了?

尼古拉: 那是一定的。

波丽娜: 我有孙子吗?

尼古拉: 妈妈, 你有许多孙子, 都姓咱家的姓。

波丽娜: 你没想到带照片来?

尼古拉稍稍迟疑了一下才回答。

尼古拉: 我有照片。但是……我们以后再看吧, 等气氛好了再看。

阳台上

巴维尔在吸可卡因。迷 的莫斯科夜

景中他感到那浑浊而令人窒息的五颜六色在告别进行曲中四处飘散。

房间里

波丽娜从五斗柜里拿出吉他、萨克斯管、长笛、响板和铃鼓, 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阳台上

巴维尔注视着房间里。

房间里

波丽娜走到柜子旁, 打开柜门。

巴维尔的脸贴在玻璃上。挂衣杆上挂着“古巴装”, 西班牙式宽檐帽和黑面红里的布拉吉。

巴维尔一脚踹开阳台门, 走进屋里, 钻到柜子里把那件最大的“古巴装”取下。

波丽娜: 这不是你的, 是尼基塔的。

巴维尔想把衣服穿上, 但无法把双手伸进袖筒里, 于是他就把衬衫脱下。巴维尔的背上刺着精致的纹身: 飞机在爆炸、冲锋的战士、菲德尔、6 个圆形的带着西班牙宽檐帽的男孩子的肖像画、“歌唱着的”仙人掌, 而在所有这些情节画的上面是长着一对天使翅膀的波丽娜。

波丽娜的住宅, 1977 年

波丽娜面前站着穿好了演出服的儿子们。尼基塔靠着轮椅。波丽娜看着尼基塔, 点着头鼓励他, 又向柯里卡走了一步, 把他那耸在肚子上的衬衫拉平。

柯里卡: 妈, 得了吧, 你……

柯里卡在母亲目光的注视下变得严肃起来, 他认真地把衬衫整理好。

波丽娜转身向着瓦西卡, 把一顶西班牙式宽檐帽低扣在他头上。

瓦西卡: 怪痒痒的。

尤尔卡看着瓦西卡, 本能地摸了摸腋下。波丽娜抓住他的手, 取出一个可笑的已经旧了的玩具熊。

波丽娜: 请别带着它, 连巴甫里克都没

带玩具。

巴甫里克:我是成年人。

尤尔卡点着头,泪水涌满了他的双眼。

波丽娜吻着尤尔卡,把巴甫里克拥在胸前,又忙着去开门。尤尔卡把小熊放进小碗柜里。兄弟们拿着装乐器的乐器盒。波丽娜把列恩奇克推出来。

尤尔卡吻了吻小熊就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飞机场前的广场

“快乐家庭”向机场的入口处走去。尼基塔背着装有立式琴的套子。乘客们认出了“快乐家庭”,回头看他们,向他们致意,还想与他们搭话。有一个善良的大叔塞给波丽娜一个装满了家庭自制食品的大包。

列恩奇克(画外音):已经不请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去演出了,在此之前也不允许我们举办音乐会。日子就这么打发着。尼基塔将去服兵役;瓦西卡恋爱了,认真地在考虑结婚;柯里卡想进航海学校,但我们仍留在某些人的记忆中。在街上常有人认出我们,还向我们要照片,但是妈妈明白,已经没有任何人需要我们的演出了。而……妈妈非常想给我治好病。

候机楼

面带微笑的警卫人员也认出了“快乐家庭”。有人按下了相机的快门,有人递过笔来请求签名,一个快乐的人手持金属探测器做出几个舞蹈动作,还把他那仪器当作吉他。

飞机上

“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熄灭了。飞机翱翔在云层之上。

尼基塔在客舱里走来走去,仔细观察着每一个乘客。

柯里卡贪婪地一口接一口地喝着水,他的双膝上放着琴套。

尼基塔坐到波丽娜身旁,她坐在机尾部,与列恩奇卡坐在一排。

尼基塔:什么也没有。

波丽娜:这不可能。

波丽娜从座位上站起来,也开始审视乘客们。最终,她的目光与一个大胡子男人相遇,她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警卫人员,是随机的保安。她移开了目光。而那个大胡子本能地感到了危险,他转身向着“快乐家庭”,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波丽娜(对尼基塔):大胡子,41排B座。

大胡子又一次转过身,已经不再微笑了。

波丽娜:他不会让我过去的。

尼基塔取出铁拳套¹²。他急躁不安,无论如何也无法把手指插进窟窿里。波丽娜向尤尔卡点头示意,他便向驾驶舱走去。

尼古拉打开琴套,取出手枪,按了按弹夹。“咔嚓”声很轻,但大胡子显得极度紧张,他那剃光了的后脑勺纹丝不动。

波丽娜拿出在家里准备好的发言稿,颤动着双唇,复习着。

尤尔卡礼貌地敲了敲驾驶舱的门。

领航员往监视孔里看了一眼,看见一个穿演出服的男孩子便打开门。尤尔卡走进驾驶舱。

机长从柜子里取出一个装着红莓苔子的篮子递给尤尔卡。

机长:尝尝吧。我们上一航班去了阿纳德尔,那儿的红莓苔子都长到机场里了。

客舱里

尼基塔向大胡子走去,并且终于把手指插进了铁拳套。大胡子想掏枪,但他的外套扣子扣着。大胡子扯掉扣子,跳了起来……尼基塔用铁拳套打他的头部。鲜血浅到邻座的姑娘身上,她喊叫起来,但立即就没有

声音了。

波丽娜: 乘客公民们, 现在我们要偷开飞机, 别紧张。我们要求——(照着发言稿) 我们要求改变航线飞往美国。我们希望在自由国家过好日子……(又出错了) 我们必须去那里。

尼基塔和柯里卡跑到驾驶舱。尼基塔把尤尔卡推开, 把自动步枪的枪杆顶着机长的脸庞。

尤尔卡从机长仍然举着的篮子里抓了一把红莓苔子。

乘客们都僵滞着默默地听波丽娜讲话。

波丽娜: 谁也不会受到伤害。一到境外我们就下飞机, 而你们就回去……就这些。

巴甫里克从大胡子怀里取出手枪后便向一位女乘务员走去。

女乘务员: 不行! 小男孩, 这样不行!

波丽娜: 巴甫里克, 你怎么啦?!

瓦西卡想从巴甫里克那儿夺过手枪, 但巴甫里克挣脱了。

波丽娜惊恐地注视着她那挥舞着手枪的8岁的儿子。

波丽娜: 巴甫里克, 别这样!

波丽娜靠在椅背上。她感觉站着很困难, 双脚不听使唤, 便瘫坐在位子上。

女乘务员: 不行, 不能这样!

巴甫里克: 地板上! 大家都躺到地板上!

女乘务员低头看着双脚, 但不敢躺下。

巴甫里克: 是这样!

巴甫里克扣动扳机, 但手枪却无法射击。巴甫里克回头向着母亲。

巴甫里克: 妈妈, 为什么打不响?

瓦西卡从巴甫里克手里夺过手枪。

瓦西卡: 傻瓜, 要先打开保险……

尤尔卡擦着被红莓苔子弄脏了的嘴唇。

尼基塔: 你们应该毫不犹豫地赶快执行

我的命令, 明白吗?

机长: 我们是明白人。

尼基塔: 明白人能活下来, 傻瓜将死去。

尤尔卡饶有兴味地观察着仪表盘——因为年幼无知, 他并没有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有趣的地方。

机长: 飞往哪里?

波丽娜: 去美国。

机长: 必须加油。

尼基塔(对柯里卡): 到妈妈那儿去, 告诉他, 暂时一切按计划进行着。

柯里卡哼着快乐的小调跑过客舱, 来到妈妈身边。

柯里卡: 妈妈, 暂时一切按计划进行。

柯里卡做了个两脚互相拍击的动作后又跑回驾驶舱。波丽娜弯腰向着列恩奇克。

波丽娜: 列恩奇克, 我害怕。

波丽娜双手捂着脸。

瓦西卡紧握枪柄, 他的手因为紧张而颤抖。

巴甫里克: 给我吧, 你也不会开枪。

瓦西卡: 小子! 我比你大, 我会开。

巴甫里克: 小心!

一个老妇人向过道里探进身子。

老妇人: 男孩子们, 在祖国你们什么得不到? 你们是少先队员啊, 全国都知道你们。嗯, 怎么不害羞……

瓦西卡: 开枪打她?

老妇人“啊”的一声就不见了。巴甫里克哈哈大笑。

飞机开始降落。尼基塔观察着北方的风景: 怪异嶙峋的山坡, 一片片湖水点缀其间, 偶而还可以见到几棵松树。

尼基塔: 我们在哪儿?

机长: 在芬兰。

一辆加油车向跑道上寂然无声的飞机靠近。车上下来几个伪装成工人的特种兵。

他们依靠一种特殊小吊车爬进了闸门, 投放催泪弹。

催泪弹爆炸了。

爆炸的气浪把波丽娜和柯里卡抛向舱壁。前舱的闸门与两排椅子一起坍塌。尼基塔摔倒了, 他想爬起来把舱门关好。

油箱被震落, 飞机下流淌着燃料油。一个特种兵在客舱里挤搡着, 他的冲锋枪口直戳着尼基塔的后背。瓦西卡死死地盯着那个特种兵, 却无法开枪。巴甫里克看着瓦西卡和冲锋枪上的黑色的分叉管……

一名特种兵向尼基塔开枪。鲜血染红了驾驶舱的门、溅到坐在附近的乘客身上和舷窗上。瓦西卡的手枪碰掉了。

飞机里出现了一片混乱。乘客纷纷从后闸门跳到陆地上。

波丽娜竭力想从客舱里迷 的烟雾中看清些什么。

尤尔卡闷着嗓子哭泣。

波丽娜: 柯里亚……打死我吧。

柯里卡喘着粗气咳嗽。

波丽娜: 随便哪一个, 打死我吧。

特种部队的指挥官走到列恩奇克身旁。

指挥官: 把手铐给我。

一个特种兵看了看列恩奇克的脸。

特种兵: 我看, 他是个残疾人。

指挥官: 手铐!

特种兵递上手铐, 指挥官把列恩奇克的双手铐上。

列恩奇克(画外音): 妈妈被判 15 年劳教, 最初 5 年必须在监狱服刑。柯里卡和瓦西卡去了少年管教所, 尤尔卡和巴甫里克去了保育院, 而尼基塔被关在哪儿, 我们始终不知道。

波丽娜的住宅, 拂晓, 当今的现实

波丽娜在检查儿子们的衣服。她翻看前襟, 还把手伸到口袋里。在一件上衣的内

襟的口袋里她摸到了一个玻璃纸包。波丽娜闻了闻纸包, 把它放在书架上, 继续搜寻。

她终于在一件满是盐渍的风衣里找到了一本护照。在护照里有一张照片: 尤里和矿工朋友们在交换斑马。波丽娜专注地研究着护照上的记录和印章, 后来她弯下腰, 查看尤里的靴子。它们不成样子, 后跟钉过鞋掌, 而且已经快和靴子脱开了; 沾满泥泞的鞋垫下露出了平 足矫正垫。

波丽娜走进房间。兄弟们在这里睡着。尼古拉睡沙发, 瓦西里在躺椅上, 巴维尔在折叠床上, 而尤里则躺在地板上。尼古拉睡得很安稳, 脸上还微露笑容。巴维尔仰天躺着, 打着呼噜, 他的呼吸略显沉重, 不时发出哀苦的哼哼声。瓦西里咯吱吱地磨牙。这几兄弟中只有尤里和衣而卧, 他蜷缩在被单里, 一双穿着破袜子的脚从被单下面伸出来。

波丽娜从地上捡起掉落的枕头, 把它塞在尼古拉的头下, 便向厨房走去。

尼古拉翻了个身, 小心翼翼地站起来, 拿起铃鼓, 使劲地往膝盖上敲了 3 下。

尼古拉: 起床了! 出去洗甲板!

巴维尔蜷在被单里, 连同折叠床一起翻倒在地上。

尤里睡眼惺忪地喊叫起来。

尤里: 做了个很不好的梦。我向一个茨冈女人买了蜂蜜, 抹在面包上, 尝了一口, 却是芥末。

瓦西里安安静静地起了床, 立刻着手整理床铺, 收起躺椅就去冲淋浴。

尼古拉把窗开大些, 便开始练哑铃。

巴维尔披上一件旧浴衣, 趿 着拖鞋, 跌跌撞撞地走向浴室, 他甚至无力睁开双眼。他没摸到门, 却撞上了门框,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兄弟们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巴维尔

开始还感到委屈,但他自己很快也笑了。

笑够之后,尤里又沉沉入睡。

厨房里,波丽娜铺好了桌布。她在轻声歌唱。

巴维尔站在尼古拉后面排队进入盥洗室。

瓦西里拧着毛巾从盥洗室出来。巴维尔推开尼古拉,进去就关上了门。尼古拉懊恼地喊着,用拳头敲门。从盥洗室里传出巴维尔故意的放声大笑。

瓦西里从尤里身上掀开被单,用湿毛巾在他背上搓了两次。

尤里:让我安静,我睡觉呢!

尤里扯过被单,又把它盖在身上。

尼古拉:起来吧,该吃早饭了。

尤里:早饭吃什么?

尼古拉:发面饼加鱼子酱,还有馅饼和蜂蜜。

尤里一跃而起,冲向盥洗室,差点儿撞上从里面出来的巴维尔。

兄弟们和波丽娜围坐在桌旁喝茶。尤里跑进厨房,瘫坐在椅子上,眨巴着双眼先看桌子,再看厨架,最后他确定,所承诺的美味哪儿也没有。

尤里:我就知道是撒谎的。还不如再睡会儿。不久前我读到,学者们发现,如果做了噩梦后再睡一觉,一定能梦见快乐的事。

尼古拉:就是把蜂蜜抹到面包上吃了。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尤里:你们起这么早要去哪儿?

尼古拉:我们去哪儿?

波丽娜:我们去接列恩奇克。只是得先把尤尔卡打扮一下。

巴维尔:为什么打扮他,而不是我?

波丽娜:他的护照没问题,但要去办监护人手续。

商店

波丽娜递给尤里一个鞋盒,里面装着一双非常漂亮的鞋子。

尤里:总统才穿这样的鞋。(试鞋)不错,不紧也不松。可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贵了?

波丽娜看着价签,不确定地摇摇头。

尤里:我们找便宜些的。

波丽娜把那个“总统”鞋盒放回架子上。

兄弟们和波丽娜从商店出来,向拐角处走去。波丽娜从提包里……掏出那双漂亮鞋。

波丽娜:给。

尤里惊讶地喊了一声。

尼古拉:妈妈,你是不会老的!

尤里:我就喜欢你这样!

巴维尔从口袋里掏出鞋拔子给尤里。

巴维尔:给你,别把鞋后帮弄坏了。

特殊医院的大门外

遥控器响了两声。兄弟们穿过发出响声的旋转栅门进入院内。

尤里和值班员走在前面。他身着崭新的昂贵套装,脚蹬华丽皮鞋。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那副镶在珍贵镜架上的教授型的眼镜,抬起手臂,往那块新手表上睨了一眼。在他的浆硬的袖口上可以看见珠母做的袖扣。

兄弟们走进一个肮脏的小院子。女值班员抖搂着一串钥匙,把门开开。

尤里想跟着她进去,但她粗鲁地推开他,关上了门。

女值班员:等着!

兄弟们四下环顾。院子里静悄悄的,被烟熏黑了的有护栏的窗子后面不见丝毫动静。从远方的某处传来一声疯狂的喊叫。

瓦西里看着脚下。他站在排水管外面的网盖上。流水在脚下的喧哗着。

特殊医院,办公室一院子

院长和主任医师在玩“台球”。

尼古拉、尤里、巴维尔和瓦西里站在桌子前等着有人注意他们。尤里摆出的姿势是要显示他的新鞋。

院长：中了！

主任医师：你看那条线。

院长：球在线上，就是说——得分。（向着尤里）请给我们判断一下，是得分了吗？

尤里俯身看着台面。

尤里：得分。

尤里：不久前我们的母亲，波丽娜·尤里耶娃来找过您……

尤里把部里的一纸文件递过去。院长没有接那张纸。

院长：这是什么？

尤里：请您过目。

尼古拉：请您过目，这是部里来的。

主任医师：不用文件，你们就说吧。

尤里：我们想把兄弟领回去，我将是他的监护人。

尤里取出护照，似乎在不经意间露出了他的手表、袖口和袖扣。

主任医师：你们的兄弟在我们这里，而不在部里。

院长：你明白吗，我们很人道地对待她，可她却去告我们。（向着兄弟们）在我们这儿他毕竟过了20年，跟你们过一星期他就没气儿了。

尤里：和我们一起他会好些的，他能生活在家庭里。

院长：你们是匪徒，而不是家庭。

巴维尔：是吗？匪徒？你喊叫什么？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尼古拉捂住巴维尔的嘴，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巴维尔嘟哝着，神经质地喘着粗气。

主任医师按了调度电话的开关。

尼古拉：请原谅，他今天有点儿累了。

院长：这样吧，请离开这里，趁我还没有真的生气。

尼古拉：请您别拒绝我们，或者……我们还有其他方案。

院长：什么？！你还有哪些方案？

女值班员走进办公室。

院长：继续说，狡猾的家伙。

尼古拉：我们将不得不控告您。

院长和主任医师交换了眼色。院长向巴维尔眨了眨眼。

院长：还有你，人民委员，上法庭吗？说定了。（向女值班员）送他们上法庭。

女值班员把兄弟们带到院子里。在他们身后，自动门锁“咔嚓”了一声。

兄弟们走到特殊医院的大门前，但门是锁着的。突然，门锁又响了一下，20多个精神病患者一个跟着一个走到院子里。他们的脸上并没有凶狠之意，但对4个陌生人的兴趣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童稚般的。

兄弟们紧贴着墙。精神病人们向兄弟们靠近。

可以看出，这群病人中有一个领头的。这是一个弓背拱肩、像野兽般力大无比的人。还差几步，这个领头的突然不自然地扯着脖子喊叫着发出了战斗信号。疯子们欢乐地扑向兄弟们。

尼古拉成功地出一猛拳，把一个人打倒在地，但巴维尔却打空了。他今天很不走运，喘着粗气，张大嘴巴猛吸空气。尤里和瓦西里闷声不响地战斗，但打得很凶。尤里抓住悬在他头上的一条胳膊，拧着手腕，用脚压住倒在他脚下的那个精神病患者的喉咙。

院长和主任医师从窗口观望着这场群架。

领头的疯子扑向尼古拉，把他压在身下，还用脚踹他。

院长按下遥控器的按钮。

院长:够了。

领头的从尼古拉身上跳下来,心满意足地环顾着战场,从尤里脚下脱下新皮鞋便朝已经走出院子的女值班员走去。

女值班员:排好队,出来!

其余的精神病人便停止了战斗,急忙到办公室窗下去排队。

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只躺着兄弟们和几个被打伤了的精神病人。

从检查室里走出几个检查员,他们扯着兄弟们的衣服领子。

领头的穿上了那双新靴子,踏出了狂放的、令人惊叹不已的切乔特卡舞步。

女值班员用橡皮棒敲打着被揍倒在地和精神病者们,让他们站起来,但其中的2个已经被打昏了。女值班员把那个领头的叫过来,那人便拽着两个伤者的脚把他们拖到院子里。

特殊医院旁的河岸边

检查员按了三下铃。旋转栅栏门转动了,兄弟们走出大门。

尼古拉被打得最厉害,瓦西里不得不扶着他。

波丽娜看见兄弟们打了败仗从特殊医院走出来。她很希望……然而他们中间没有列恩奇克。

兄弟们在波丽娜身旁停住了脚步,尼古拉坐在柏油路上。

波丽娜注视着伤痕累累的兄弟们。失望使她备感沉重。

波丽娜:就不能礼貌些吗?

尤里:不能。

尼古拉:他们不想好好谈。

瓦西里:没法好好谈。我早就知道,用步枪合适。

波丽娜:不!

尤里:还能怎么样?

波丽娜:他在这里生活了20年,有人照顾他。

尼古拉:妈妈,你不明白吗?!他们对我们这样,那对他呢?

波丽娜:是啊,我都明白,都明白。

尤里:我们把他抢出来。

波丽娜:我不许!我再到部里去一趟,会给我们帮助的。

巴维尔:给钱怎么样?我们试试?

波丽娜:我们已经试过一次了。试得都不想活了。

波丽娜注视着被粗铁丝网匝住的排水管。

特殊医院的病房

电气火车的隆隆声从虚掩着的通风小窗传入病房。玻璃窗颤动着。放在床头柜上的响球¹³也微微颤动着。列恩奇克看见电气火车从桥上奔驰而过。

列恩奇克(画外音):父亲好像与邻居商定去车站偷煤。村子里的人都有偷窃行为。因为我们穷,所以民警们对这一切也都视而不见。但这次父亲不走运。车站上停放了一批宇航物资。邻居被打死了,父亲受了伤并被判8年苦役。母亲苦撑了半年,卖了房子。我们便出发去赎父亲。

劳改营旁的一个村落,清晨,1969年

列恩奇克和波丽娜艰难地跋涉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禁区的探照灯划破了清晨灰蓝色的迷雾。

他们的身后,林间小路旁的雪橇上还有几个孩子在等着他们:瓦西卡、尼古拉、柯里卡和尤尔卡。尼基塔最年长,他已经15岁了,尤尔卡最小,只有3岁。

这是艰难的旅程。波丽娜怀着孕,列恩奇克也不能好好扶着她——他不得不边走边吹口琴。在天寒地冻的寂静荒原上喀马

林舞曲¹⁴飘向远方。

禁区那边传来了狗吠声。前面有一架雪橇急驶而来。列恩奇克藏好了口琴。雪橇愈来愈近了。

波丽娜跌坐在雪地上,无力地垂着双手。

一个声音:钱带来了?

列恩奇克:是的……父亲!

一个声音(丈夫):列恩奇克,你在这里!波丽娜呢?

波丽娜:是的,我在这里。

一个声音:大家别出声。一个人把钱送过来,其他人原地不动。

波丽娜走在雪地上。那暗影似乎浓缩了。于是,波丽娜看见了一个准尉和一个中士。丈夫就在他俩中间。准尉手里握着一个金属抓钩,就像屠宰场上用来拽五脏六腑的那种钩子。

丈夫:波丽娜!孩子们和谁在一起?

波丽娜:按要求的那样,别作声。

波丽娜把钱递给准尉,他数也没数就塞进背包。

准尉:走吧。

波丽娜:丈夫呢?

准尉:走吧,我说了。

波丽娜向着丈夫微笑。

丈夫:波丽恩卡,你到现在还不离婚?

波丽娜:我等你,老傻瓜。

丈夫:你从哪儿弄到钱?把房子卖了?列恩奇卡,你们卖了房子?!真没脑子……

准尉和中士交换了一下眼色。中尉悄悄地下了命令:是时候了。但中士犹疑着,于是,准尉自己先动手。

准尉:站住!我要开枪了!

波丽娜的丈夫惊讶地看着准尉,四下环顾着:没有人想逃跑。

丈夫:闹什么啊?

中士急忙用自动步枪朝天放了一枪,然后又向“逃跑者”瞄准射击。波丽娜的丈夫就这样站着死去,他甚至没来得及倒下。

波丽娜向前冲了几步便跌倒在雪地上。

准尉拍拍手,用抓钩钩住死者的领子,把他往禁区里拖。

列恩奇卡从腰间拔出斧子,向准尉冲去。准尉从腰间射出一枪……又射了一枪。中士在昏暗中换子弹夹,但手指却不听使唤,或许因为被冻僵了,或许因为害怕。准尉把枪托扛在肩上,想要再次瞄准,但枪托从粗硬的羊皮袄上滑落了。

列恩奇克最后绝望地一跳,挥了个半圆,用斧子向准尉砍去。中士钻进雪堆,又四脚朝天地躺在雪地上。

波丽娜跌倒在丈夫的尸体上。

列恩奇克从雪地上拿起自动步枪,但母亲的号淘大哭似乎在呼唤他,于是他向她那边爬过去。

列恩奇克:妈妈,走吧,妈妈……

近处呼啸着的子弹溅起了雪花,炸裂了父亲的尸体,射中了列恩奇卡的背部。列恩奇卡的唇边涌出了血沫。

列恩奇卡:走吧,他们还等着呢。

波丽娜挪着脚步往后退。列恩奇卡拖着那杆自动步枪,蹒跚着跟在她后面。

波丽娜:列恩奇克,我不行了,我得躺下。

孩子们从小树林里冲出来,把母亲团团围住,带她到雪橇旁。列恩奇克远远地落在后面。

尼基塔:列恩奇克,快点儿,妈妈要生了。

列恩奇克扑倒在大车上。

列恩奇克:把枪拿好。

尼基塔拿起枪,柯里卡挥动了鞭子,雪橇慢慢前行。

尼基塔: 父亲呢?

几个阴影向小树林逼近。自动步枪射出的子弹在荒无人迹的雪地上迸出火花。

列恩奇克: 开枪。

尼基塔射击。那匹马全身一颤, 四蹄翻飞, 雪橇从小树林里向村子急驶而去。

波丽娜不住地呻吟, 嘴唇都被她咬出了血。

暴风雪中道路很难辨清。雪越下越大, 大片雪花在脸上, 自动步枪上狂舞。大雪盖住了道路。

那匹马在陡峭的岸边停住了脚步, 一下子倒在地上。它挣脱了挽索, 弄断了车轭。

不远处的河弯处可以看见几乎被白雪覆盖的河滩。

澡堂

瓦西卡烧热了石板¹⁵。火舌的影子在墙上跳动, 炉子上铁盆里的水沸腾着。

波里娜躺在地板上, 她身子下面铺着棉大衣。尼基塔和柯里卡围着她忙碌着。尤尔卡躲在角落里抽泣不止, 但是谁也没注意到他。

列恩奇克爬到门边, 爬进澡堂的前廊。他紧贴着墙, 咬紧牙关, 鲜血无声地流淌着。

瓦西卡把镰刀在火上烧得红红的。

柯里卡: 那是什么?

瓦西卡: 一个脑袋。长满了头发。必须把它拿出来。

柯里卡: 用什么?

瓦西卡: 用手。

柯里卡: 他自己能出来。

列恩奇克痛得直抽搐。他渐渐失去了知觉, 歪斜的双眼蒙上了一层死白, 僵滞的脸上毫无表情。

门外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尼基塔(画外音): 割断!

瓦西卡(画外音): 又是个小男孩。

柯里卡(画外音): 可爸爸想要个女孩儿。

尼基塔(画外音): 妈妈, 你又给我们生了个小兄弟。

雪原上的一条道路, 阳光明媚的一天

马拉着雪橇, 载着一家人奔驰在茫茫雪原上。

在视野的极处出现了一团刺眼的火球。远处传来一阵雷鸣般的隆隆声。

马匹惊恐地嘶鸣着停止前行。

航天器发射场

火箭发射装置的最后一根起动围杆已经撤离。火箭颤动着升腾于一片巨大的烟雾之上, 平稳地向高空飞去。

尼基塔向着航天器发射场那边威胁似地举着拳头。

尼基塔: 飞起来了, 混蛋。

火箭

宇航员的脸上刻满了恐怖与沉重。送话器尖叫着, 中央广播电台紧急要求第一手报导。

宇航员想要张口骂一句, 但双唇却被压得扁扁的, 但他似乎还有力气把嘴贴在玻璃上。

宇航员费劲地松开颌骨, 喊叫着, 突然又沉默了, 再没有力气把嘴张开。

从一组含混不清的声音中冒出“灯塔”这个词。播音员报告着宇宙飞船顺利升空的消息, 还有关于纪念古巴革命 10 周年的报导。大胡子菲德尔的男中音低沉地回荡着。播音员还建议欣赏一段古巴音乐。

她宣布, 第一个曲目: 哈巴涅拉舞曲。

雪原上的一条道路

波丽娜在给婴儿喂奶。孩子们的视线跟随着天空上飞翔着的亮点移动。

列恩奇克裹着羊皮袄。他侧身躺着, 只看见挤得鼓鼓的皮子做的车帮。透过缝隙,

他看见道旁的泥泞和被驶过的雪橇吓得四处逃窜的田鼠。

列恩奇克(画外音):
我们没有家、没有钱,我们
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就
去莫斯科。

普希金纪念馆大厅,
当今现实中的一天

被一群日本中学生簇
拥着的尼古拉穿过大厅。

纪念馆的摄影师好不容易才跟上他。尼古拉在向这群学生的领导解释着什么。那人似乎很窘困,用日语嘟哝着,但尼古拉还是顺从了他。

尼古拉把这群人带到另一个厅里,把中学生们安排在肯特¹⁶的一幅以拉布拉多半岛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为背景的画作旁。

摄影师:微笑!

中学生们都神情严肃地站着,只有尼古拉独自微笑。

尼古拉:逗逗他们!

领导:“茄子”!

摄影师:准备!

中学生们还是神情肃然,只有尼古拉哈哈大笑。

波丽娜家附近

尼古拉穿过院子走到台阶前。尤里坐在长凳上拿着瓶子给自己灌啤酒。

尤里:习惯了早起,可没事干。

尼古拉坐到尤里身旁。

尼古拉:你昨天真不该睡。还不如跟我一块儿玩去呢。

尤里:我喜欢女人,但不知为什么不走运。春天,在迪斯科舞厅认识了一个姑娘。高兴了至少半小时,把她带到住处,已经想吻她了,可却犯傻讲了个笑话。



尼古拉:后来呢?

尤里:接着她就笑了起来。可是她笑的时候发出尖叫声让我反感。我就不爱她了。现在感到可惜。就让她尖叫吧。现在我真觉着——可惜。

尼古拉:听我说,跟我一起到冻土带去。

尤里:去吧!可为什么?

尼古拉:那边的女人很特别……那儿爱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譬如,我们说:“让我们碰一下”或者“爱我吧”,是吗?可在圆锥形帐篷里她会对你说:“我想吃,我饿了。”完事后她问:“你吃够了?你饱了?”感觉到区别了吗?吃人的欲望加上所有的性交的点缀。男人在他们那儿严重短缺。你可以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不动,她们为你做一切,全方位服务。

尤里:你在那儿确实是一个人?

尼古拉:所有的男人都死了。到海上捕鱼——都葬身大海。

尤里:那我们去!

尼古拉:我买些礼物,玩具,我们就走。那儿有我的孩子们,我想念他们。你看。

尼古拉从钱夹子里取出一张照片。尤里审视着拉布拉多半岛冰天雪地上的日本中学生们。

尼古拉:塔尼娅、卡佳、娜塔莎、阿拉、娜

斯金卡。还有小伙子们——吉莫菲、我的第一个孩子，阿辽什卡，戴尼斯，看不清，娜塔什卡把他挡住了。

尤里：他们很像你。

尼古拉：那当然！吉莫菲，你看，那么严肃。不用字典，英语说得溜溜的。

尤里：那我们大家都去冻土带吧。说服妈妈……

尼古拉：没有列恩奇克，她哪儿也不会去的。

尤里：不。

尼古拉：我和你也哪儿都不去。

尤里：我几乎相信你了。

尼古拉：我只是想聊聊而已。

尤里：聊过了。

尼古拉递给尤里几张揉皱了的纸币和一张半裸着的姑娘打电话的照片。

尼古拉：去吧，去玩玩。记着地址……

尤里拿了钱，但没要那张纸条。

尤里：你以为没有你我找不到姑娘？！

动物园

在偶蹄形花纹的格子笼对面站着一个女商贩。尤里走到她面前。

尤里：喂，斑马吃什么？

女商贩：我怎么知道？

尤里：你成天站在这儿，闻这味儿……

尤里走到一旁，发现两个男孩站在关野猫的笼子旁，并用羊肉馅饼喂它。

尤里：喂，动物学家们，你们知道斑马吃什么吗？

男孩：吃草。

尤里：还有呢？在非洲，它们还有美食吗？

男孩：香蕉，菠萝。

另一个男孩：动物园里禁止给动物喂食。

尤里：那你在干什么？

另一个男孩：我知道动物园里禁止给动物喂食，所以对您说。我是在提醒您。

小男孩把半个羊肉馅饼扔给野猫。

……尤里站在关着斑马的笼子旁，把切成块的菠萝和香蕉从栅栏外递进去。

尤里：我们20年没见她了。她来了电话——我们就都跑来了。一群傻瓜。就是说，这是命。你也不是在笼子里出生的。你有你的命——我有我的命，没法逃避的。应该逃避——但不行。

斑马嚼着菠萝。

街心花园

十来个无所事事的黑人站在街心花园被毁坏了的花坛上。他们默默地等待着客户。巴维尔向黑人们走去。他挑了许久，跟某人打了个招呼，最终向一个黑人“队长”走去。

巴维尔：我没有钱。

“队长”打量着巴维尔。

巴维尔：我会跳舞。哈巴涅拉、桑巴、查尔斯顿¹⁷、戈帕克舞¹⁸、华尔兹……

“队长”：列兹金卡舞¹⁹会跳吗？我很喜欢。

巴维尔认真地跳起了他喜欢的舞。黑人们看着巴维尔。巴维尔跳得很卖劲儿。

车站广场——月台

巴维尔走在车站广场上。他感到无限幸福和欢乐。他从搬运工身旁、从民警身旁、还从一个提着袋子匆匆忙忙的大婶身旁走过……他感到所有这些人都很可笑，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不哈哈大笑起来。

巴维尔看见一个年轻的母亲在痛打一个5岁的儿子，而儿子已经无法忍受了。巴维尔大笑起来，笑声几乎把自己噎住。他的样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巴维尔闭紧了嘴，但笑声却止不住。他加快了脚步……但一个民警挡住了他的路。

民警把打火机递到巴维尔的面前,“咔嚓”一下点着了,又递到巴维尔的眼前。巴维尔圆睁着眼白上布满了血丝的双眼,但对火光却没有反应。

民警:晕了?

巴维尔继续哈哈大笑。他推开民警,在人群中跌跌撞撞,又跑到了月台上。民警跳过去抓住他,在他背上猛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还用脚踢他的肚子。

民警:确实很可笑。

巴维尔挣脱着跳到铁路上。拚命跑过铁轨。在他的身后响起了正在刹车的火车车轮的隆隆声。

楼梯口——顶层阁楼,晚上

瓦西里手提工具箱正在上楼。他撬开了阁楼的门。里面的鸽子吓得四处乱飞,在阁楼里掀起一阵浓浓的灰白色的尘土。

瓦西里走到窗前,用“螺钉车丝”枪敲碎玻璃。透过瞄准器,莫斯科夜景呈现在他眼前:一扇扇灯光明亮的窗户、信号灯、还有克里姆林宫上闪烁的红星。

瓦西里稍稍移动了“枪”口。一扇扇窗户在他的瞄准器里颤动。一扇窗户里有一个男孩跟着节拍器在练钢琴,另一扇窗户里相拥着两个人,在第三、第四、第五扇窗户里他看见人们脸上电视机的彩色反光。

瓦西里瞄准了信号灯开“枪”射击。信号灯一个接一个熄灭了。

瓦西里换了弹匣,把“枪”口举高些,向着夜空,瞄准了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红星不再闪亮。

波丽娜家附近

巴维尔从拱门里出来,迎面碰上了瓦西里。他是从河岸边走进院子的。他提包里的“螺钉车丝”叮当作响。巴维尔看着自己的包,而瓦西里则审视着巴维尔身上那污渍斑斑的衣裳。但他俩谁也没向对方提出任

何问题。工人们把家俱从台阶那边搬出来。

尼克拉坐在空荡荡的房间中间唯一剩下的小柜上。波丽娜把衣服和工具整齐地放进箱子里。瓦西里和巴维尔走进屋里。

巴维尔(问波丽娜):把家俱卖了?

尼古拉:她把住房也卖了。

瓦西里:我在外面走了走,活动活动胳膊和腿。

瓦西里微笑着。

波丽娜、尼古拉、瓦西里和巴维尔站在台阶前。尤里从门洞那边走来。

尤里:哦!站在这儿干吗?

波丽娜:我们等你呢。

尤里:为什么……等我?

巴维尔:你猜猜。

尤里:嗯……嗯……

巴维尔:猜不着吧。我们再也不去劫机了。

黎明时的寂静

鲜红的信号灯在雾中闪烁。

形态各异的船只——快艇、驳船、平底油驳、汽艇——弥漫着一片死寂。

兄弟们走到岸边,登上浮码头。一只装得满满的大塑料袋把尤里的腰都压弯了。尼古拉挥动着装配工具,瓦西里的“螺钉车丝”枪处于待发状态,而巴维尔则显得很轻松。

巴维尔:必须观察两天。哪些还在行驶,哪些正在修理。也许我们来的根本就不地方。

尼古拉用工具敲了敲浮码头,把上面的铁皮卸下来。扯出了一条电线,用牙齿撕掉一条粗铜丝上的绝缘布,不假思索地把几条电线连在一起,汽轮机被发动了。

汽艇跟着红色信号绕行。尤里让自己在船尾坐得舒服些,心满意足地点了一支烟。

汽艇消失在雾中。

瓦西里：喂，把烟扔了。

尤里：别嚷嚷，我没睡醒。

瓦西里：你知道，有多少人因抽烟丧命？

尤里：那都是医生胡说的，实际上，还真没有因抽烟而死的呢。

汽艇冲出迷雾。

瓦西里：谁也没死?! 我就亲自送走了四个……

瓦西里做了个脑门上中弹的姿势。

汽艇向铁路桥驶去。

岸边，排水管的分叉口。

汽艇经过铁路桥，靠近岸边那被铁栅栏围住的排水管分叉口。

尤里：扔缆绳!

巴维尔(问尼古拉)：在哪儿？

尼古拉：我怎么知道？

巴维尔从船尾向船头跑去，还没跑到就折了回来。

巴维尔：你们甚至连缆绳也没准备？

瓦西里从舱面向船尾跑去，把缆绳的末端扔给尤里。尤里把绳子系在铁栅栏上。

巴维尔：不容易……

尼古拉扑到操纵杆上……汽艇拉动了铁栅栏和分叉管，还有两块砌在一起的石墩。

尤里跌倒了，一下子落到水里。他徒劳地想沿着湿滑的管面向排水管洞口游去。巴维尔拿起放在船头的塑料袋，跳到水里，向尤里游去。

巴维尔：爬到我身上。

巴维尔触到了锁，尤里爬到他肩上……巴维尔潜入水中，……尤里挤进排水管。

兄弟们跟着前方闪烁不定的光亮蹒跚前行。亮光是透过排水沟射进来的。排水管时粗时细，浸水也时深时浅。现在，兄弟们绕过电线和石块，在齐胸的深水里前行。

岸边

波丽娜推着轮椅。

排水管

手电筒的光照到了锁上的斑斑锈迹和泛白的霉层，兄弟俩在几乎没有水的管道里走着。脚下一条油污的水流潺潺而过。

水道有几条分叉。在一个十字路口兄弟们发现了两扇上了锈的门。他们打开袋子，取出东西——带气罐的切割刀、枪、听诊器和装配工具。尤里把听诊器放在就近的那扇门上听着。

尤里：这里有人……是一个女人，或者是电视机。

尼古拉：不合适，我们往前走。

尤里走向下一扇门。

尤里：有响声。报警系统？

尼古拉：给我吧。

尼古拉把耳塞放进耳朵里。

兄弟们就这样站在污水没膝、垃圾成堆的地下室里。透过空调系统的隆隆声可以听到嘈杂声、锅炉声、小车跑过的声音。兄弟们仔细听着。

尼古拉：女人们？

尤里：好像是。

在一群管道的交叉处，装在天花板上的空调系统旁一盏灯发出幽幽的光亮。尤里用背和双脚顶着污水浸泡的水泥板往上爬到栅栏旁。尼古拉和瓦西里紧跟其后。大家都默默地爬着，只有巴维尔因为紧张而不住地叨叨。

尤里掀开地道口的盖子。他连同盖子一起跌进了厨房。巴维尔的指甲都磨出了血，他使出最后的力气爬着，但最终支持不住，摔倒了。

河岸边排水管道的分叉管旁

波丽娜藏身在排水管的分叉管上。她等待着，等待着，倾听着特殊医院那边传来

的声音。

尤里从地下室爬出来,跳到地板上。他看见……不下几百个穿着一式兰色大褂的女人。

尤里:你们的男人们呢?

这群女人似乎等到了命令——她们一起向地道口扑去。

尤里立即往回钻,顺手在身后关上了沉重的盖子,他抓住地道口的把手,整个身子就这么挂在那儿。有人在敲击盖子,很明显,上面的人想把它掀开。尤里的身子像钟摆一样摆动,但他不松手。女人们的喊叫声渐渐止息,敲击声也没有了。精疲力竭的尤里松开把手,跳到下面。

尤里:那儿都是些蠢女人……有几千

人。

尼古拉不相信地“哼”了一声。

尤里:你可以爬上去看看,你会喜欢的。

兄弟俩继续在排水管道里走着。他们来到了锅炉房,前面已无路可走了。手电筒的光亮在水泥墙上又照出了一个地道口,旁边还有一个摇摇晃晃的金属梯子。

在发出咕噜噜声响的水道口的盖子上有一个压力计的刻度盘闪着微光。

男病房

盖子被掀开了。兄弟们爬进了淋浴室。他们打开门,跑到走廊里。

瓦西里留在淋浴室旁,其余的人沿着一个个病房跑,在精神病患者中间寻找列恩奇克。与女人们不同的是,这些男患者对待客人的态度相当平静。

尤里打开切割器,火焰便沿着一个金属框爬行。尼古拉和巴维尔用工具把金属框取下,把铁栅栏弄弯,爬进病房。

“领头的”爬到窗台上,像野人似地狂叫不已,疯狂地摇着响球。精神病者们响应着,大家都胡闹起来。

兄弟们看见了列恩奇克,便向他走去。

“领头的”迎向他们。

尼古拉:列恩奇克!

尼古拉一把推开“领头的”。

“领头的”(唱):一个残废走进电车,17岁的男孩走进电车,他的靴子里却没有双脚。

尤里和巴维尔把列恩奇克从病床上扶起来。

尤里:列恩奇克,妈妈在等你。

列恩奇克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

“领头的”:你们因为他才胡闹?哼,你们真是不正常。

列恩奇克发出像牛哞叫似的含混声,并向“领头的”点头示意。尤里从“领头的”那里夺过响球,塞进列恩奇克攥紧的拳头里。列恩奇克继续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他脸上的表情明显地意指“领头的”。尼古拉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在“领头的”那尼安德特人²⁰的前额上猛击一拳。“领头的”像一个装满东西的大袋子似地闷闷地倒在地上。

沿着铁栅栏的门一扇扇地从里面打开,值班员们向病房跑去。

瓦西里把兄弟们放进地道,他自己则手握早已准备好的枪,站在走廊中间。

值班员们收住了脚步。

排水管道

尼古拉、尤里和巴维尔带着列恩奇克。瓦西里稍稍滞后。在他们身后的远处,压力计的刻度盘闪着微光。

一群慌乱的身影。值班员们小心翼翼地爬到排水管道里。

瓦西里举起“螺钉车丝”,几乎没有瞄准就向刻度盘、管道口和排水管射击。从被击破的管道里冒出一道烟雾。喊叫声传到逃跑人的耳朵里,但这喊叫声很快就在拐弯处

消失了。

河岸边排水管道的分叉管旁

尤里坐在叉管上。他血淋淋的双手已感觉不到疼痛。他正帮着把列恩奇克放到一小块平地上。

波丽娜在护墙边弯着身子。

波丽娜：我在这儿！

兄弟们把列恩奇克弄到岸边，让他坐到轮椅上，便很快向桥那边走去。波丽娜跟在他们身后，她想赶到列恩奇克身旁，但没来得及就滑倒了。

波丽娜：我在这儿，列恩奇克！

瓦西里把枪扔进河里。那把枪陷在污泥里，慢慢往下沉。

波丽娜赶上了儿子们，当她触摸到列恩奇克时，幸福得呆住了。……一列电气火车从桥上疾驶而过。

电气火车，夜晚

一家人在空荡荡的电气火车里安顿下来。每个人都各有心事，他们脸上的表情专注又呆滞。从半开的窗口吹来的风撩动着他们的头发。

波丽娜撕掉一件古巴茄克上的商标，递给巴维尔，让他试穿。巴维尔站起身，举起双手从车厢的过道走来。

“砰”的一声开了，两个奥莫诺人走进车厢。巴维尔把自己那双神经质地颤抖不已的手藏在背后。奥莫诺人端详着这位“古巴人”。

奥莫诺人：演员。

巴维尔急忙点头称是。

奥莫诺人：不像。茄克像是别人的。

另一个奥莫诺人伸手到包里并打开装着萨克斯管的套子。

瓦西里：男人们，你们……找谁呢？

奥莫诺人：挨个儿找。

另一个奥莫诺人：萨克斯管显然是偷

的。

波丽娜：这些都是我们的。

奥莫诺人：儿子们？

波丽娜：是的。

奥莫诺人：指着巴维尔。

奥莫诺人：那他干吗发抖？

波丽娜请求原谅似地摊开双手。

波丽娜：演出前紧张呗。

另一个奥莫诺人从包里取出萨克斯管和长笛。

另一个奥莫诺人：吹吧。

巴维尔迟疑着。

波丽娜：巴甫里克！

巴维尔把长笛送到唇边，拔起音键，先试了试简单的节奏和滑音。突然，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的长笛奏出纯净悦耳的旋律。他的演奏渐渐变得复杂，最后达到异常精采的效果。

奥莫诺人走了。

巴维尔的长笛奏出复杂而又短暂的颤音——他呼吸困难，因此常常吹乱了节拍。但他还是无法平静下来，神经质地微笑着。波丽娜拥抱他，抚摸他的头。

草原上的一个中转站，南乌拉尔，清晨

列车靠近中转站。远处的草原上，放眼望去可以看看一堆堆小石堆。在铁路边的坡地上，在叉道口，在近处的瓜地里弥漫着黄色的烟雾。

“快乐家庭”在略显空荡的车厢里熟睡。巴维尔从上铺下来，尽量不吵醒别人，走到外廊上。

巴维尔走出车厢，向斜坡那边跑去。他在瓜地里摘瓜——一个，两个……

火车起动，加速。巴维尔突然一惊，飞跑去赶火车。

巴维尔急促地喘着粗气，他的眼前金星直冒，太阳穴“砰砰”直跳，几乎迷失了方向。

现在,不仅是那最后一节车厢的车轮隆隆着滚滚向前,甚至整片草原上都回荡着难以忍受的“隆隆”声。巴维尔拌了一跤,倒在斜坡上。一个瓜掉了,但他紧紧地抱着另一个。就因为这一跤,耳边的“隆隆”声突然消失。巴维尔站起来,喊叫着给自己鼓劲,又向前跑去。他跑着,觉得火车已踪影全无……突然,一节车厢悄没声儿地向巴维尔驶来。巴维尔跳起来,抓住扶手,身子挂在车厢上,双脚蹬着车厢口的踏板,但他仍然不扔掉那个瓜。巴维尔吼叫着,用头顶着车门玻璃上的栏杆。巴维尔的手渐渐地没有劲了,他拼足最后的力气,伸直身体,终于攀到窗口,他敲着玻璃……巴维尔忍着痛,顽强地用尽力量敲着,并用双脚使劲踢着车厢口的踏板。

巴维尔在车厢里蹒跚而行。波丽娜迎着他跑过来。

巴维尔:妈妈!瓜……甜瓜熟了。

巴维尔把瓜递过去。

波丽娜:嗯,安静些,安静些。

普通车厢,南乌拉尔,阳光普照

兄弟们和波丽娜不慌不忙、津津有味地吃着甜瓜。波丽娜从一个有机玻璃盒装的一套工具里取出一把小刀,切下一薄片瓜喂列恩奇克。

尤里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的那片瓜。他打开窗,挥了挥手想把瓜皮扔了,但他改了主意,又啃了几口瓜皮,注视着早霞和太阳,这才很遗憾地把瓜皮扔了。

尤里:真好吃!很久没吃这么香甜的瓜了。

瓦西里:我也是。

尼古拉:我也是。

巴维尔幸福地微笑着。

巴维尔:妈,你喜欢我吗?

波丽娜点点头,她看着列恩奇克。列恩奇克闭上双眼,几乎难以察觉地低下头。

货运列车,外乌拉尔,白天

尤里躺在成包的垃圾上,用手指敲击着车厢板。波丽娜推开了门,一股清新湿润的风吹进车厢。雨丝收缩了视野,无边无垠的白桦树林被收进了雨丝描画的斜框里。

波丽娜:我们走啊,走啊,还是没有……我们的国家多大啊。真好!

尤里敲得越来越响亮。渐渐地,这敲击声演变成哈巴涅拉舞曲的节奏,他还不时地敲击自己膝盖和胸膛。巴维尔吹起了口哨,模仿长笛、小号 and 双簧管的声音。瓦西里用拳头敲着墙,拳击声和拍掌声汇成了复杂但轻松的节奏。最为轻松的是,瓦西里不时地用假嗓子应和着这打击乐,而波丽娜则哼唱着某首爵士乐曲。她起先是低声歌唱,后来突然提高了声音,和着舞步,放开嗓子高声歌唱。

西伯利亚某地,白天

……货运列车从几株松树前驶过,向丘陵地带驶去。丘陵后面是一片渺无人迹的西伯利亚荒原。

车厢

波丽娜在缝一件古巴式的演出服。她递给尼古拉试穿。

尼古拉(试穿):妈,这不可笑吗?

波丽娜:就让他们讥笑演员吧。观众是各式各样的,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小伙子不想结婚,还想晃荡一阵子,姑娘不想生孩子,她太懒了。有人的妻子老了,看着就恶心,还有人写了离婚申请……可是,他们看见舞台上的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是——家庭。我们并不比他们幸福,我们经受的痛苦比他们多。但是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他们会突然感到害怕。他们会仔细想想自己的生活——他们会明白,他们有可能失去什么。

波丽娜又拿起一件演出服。

……货运列车从干枯了的沼泽地上的
一丛小树林前驶过。

普通车厢, 1969 年

相声器里传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浑厚的男中音。播音员建议听众选听古巴音乐会的节目。第一个节目是哈巴涅拉。

柯里卡用嗓音仿效长笛的声音伴奏。列恩奇克也和柯里卡一起。虽然他唱起来还有困难,但他和柯里卡的合唱毕竟可以盖过扬声器里的颤音。

列车长通知, 火车进莫斯科喀山车站。扬声器里的音乐停止了, 但是……柯里卡继续唱。

波丽娜注视着柯里卡, 她似乎已经知道, 他们在莫斯科将要做什么。

取暖货车, 当今的现实

兄弟们靠近取暖炉熟睡着。列恩奇克手里握着响球, 他看着母亲。波丽娜正在缝制最后一件演出服。火光在她的脸上跳动。

列恩奇克(画外音): 妈妈, 我爱你。

列恩奇克抖了抖响球, 轻轻地, 轻轻地。但是, 从车轮的滚动声中, 波丽娜听到了低低的沙沙声。她把衣服放在一边, 抬起双眼注视着……列恩奇克又抖动了响球。波丽娜全神贯注地审视列恩奇克, 她的眼睛都瞪疼了。他看着他的双手, 然后又移开了目光。她抽泣着。列恩奇克抖动着响球, 他微笑了。

泪水沿着波丽娜的脸颊流淌, 然而她也在微笑。

小车站, 西伯利亚某地

火车驶近小站。这里一切都未曾改变。还是那样的建筑, 栅栏旁的小铺也依然如故。只是车站名称上的“舒”字不见了, 曾经鲜亮的油漆被晒褪了颜色, 变成了黑乎乎的一团。月台上也脏乱不堪, 无人收拾。只有几个老头儿在偷煤水车里的煤。一个老头



儿爬到车上, 把煤装进桶里, 另一个就把桶里的煤倒进搁在小车上的木制洗衣盆里。车站上死一般的沉寂。

兄弟们把列恩奇克抬出车厢。波丽娜向小卖部走去。火车起动并渐渐加速, 一节节车厢在兄弟们的面前闪过。当最后一节车厢掠过之后, 他们的眼前展现出一片雾蒙蒙的开阔地: 一座座房屋、小工厂, 还有远处林中的泥火山²¹在雾中若隐若现。

波丽娜坐在长椅上, 用手抚摸着被岁月磨光了的木板和曾经刻上的“心”形符号。波丽娜深深地吸了口气, 似乎在歌唱似的, 显得有些气喘吁吁。

……风吹动着一块巨大的、悬挂在车站建筑和圆木搭成的店铺之间的广告画。上面画着燃烧着的飞机、带面具的特种部队战士、正在鼓掌的卡斯特罗、穿着条纹状的死囚犯囚服的波丽娜, 尤里耶夫家六兄弟的脸, 还有一颗会唱歌的仙人掌。音符及一行字从仙人掌里流出: “还是那个‘快乐家庭’——20年以后”。

“快乐家庭”在市场入口处的木板台上演出。台中间有一辆大车,被布置成大篷车的模样。车上坐着车夫——列恩奇克。波丽娜想跳哈巴涅拉舞,认真地踏出曾经学会的舞步。儿子们则使出混身解数急速地一个接一个给她伴舞。

观众们——舒亚本地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默默地坐着,认真地观看演出。人们不愿散去,他们等待着看演出的最后结局。

尼古拉想在萨克斯管上吹出一个不很复杂的乐句,他专注地弯着身子。就在这一刻他的古巴小背心绷裂了。尤里醉心地弹着吉他,音乐变得激昂起来。他忘了刚才曾紧靠着列恩奇克的轮椅,还想把列恩奇克那汗毛很重的两条腿遮住,因为列恩奇克的双腿正露在没有缝好的短短的裤腿外面。尤里跳到台边,踢着矿工靴,很不成功地做了个腾空跃起的动作,他的脚扭疼了。瓦西里使劲地用拳头、手指、膝盖和头轮番敲击铃鼓的侧壁和皮面。他突然踩空了,跌倒在台上,但仍躺着敲击铃鼓。巴维尔用长笛吹完了一首复杂的曲子,脱下演出服,把裸露的背展示给观众——背上的纹身是那幅广告画的复制品。

演出间歇时响起了传统的乐曲。波丽娜和兄弟们转身向着列恩奇克,而瓦西里则走到大篷车后面把装在车板下的马达打开,让皮带转动。于是,大篷车突然呼啸着,疯狂地旋转起来。车夫非常积极主动地驾着大篷车,差一点就要翻车了,但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马达发出了特别的响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咯吱吱地响,随后就静止了。

音乐重又响起。波丽娜在跳哈巴涅拉。

观众们注视着这个上了岁数的体态臃肿的妇人。他们并没有笑她。

尤里演奏完了他自己的那一段曲子,俯

身向尼古拉耳语。

尤里:我觉得,他们很喜欢。

尼古拉认真地点了点头,转身向着波丽娜,他抓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用眼光询问:“喂,怎么样?”

波丽娜用不易察觉的手势回答“一切正常”并狡黠地眨了眨眼睛。

尼古拉轻踏着舞步向巴维尔靠近。巴维尔继续吹着长笛,但在一瞬间腾出一只手放在尼古拉的手掌上。尼古拉伸开双臂,使劲击掌。兄弟们快乐地喊叫着为他鼓劲。

一个观众——就是偷煤的老头儿——长长地啐了一口——

老头儿:我们国家的聪明人可真不少!

尤里疯狂地拨动吉他的琴弦,半弯着腰,踏着舞步走到台边。波丽娜伸开双臂,屈膝倒地。巴维尔把一条裤腿塞进了另一条裤腿,怎么也穿不进那条古巴式的演出裤,他绊了一下,差点儿没摔到台下,但仍然不停地吹着长笛。瓦西里疯狂地敲着铃鼓,尼古拉使劲地吹着萨克斯管,甚至把小车站上的一群乌鸦也吓飞了。落日把对面房屋的玻璃窗染红,窗子的反光在飞扬的尘土中划出一条条光亮。

演员们是那么可笑和疯狂,而舒亚的人们仍然那样默默地、认真地观看着,只有一个很像年轻时的波丽娜的姑娘正随着哈巴涅拉舞曲轻盈起舞。

(完)

注释

- ① 自然音阶的双排式键钮手风琴。——译者
- ② 流行在西班牙的一种古巴民间舞。——译者
- ③ 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及父称。
- ④ 系指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 ⑤ 南美的一种打击乐器。——译者
- ⑥ 埃文基人:俄罗斯少数民族。——译者
- ⑦ 东北欧和西伯利亚人用兽皮或树皮搭的帐篷。——译者

- ⑧ 系指俄罗斯领土的亚洲部分。——译者
- ⑨ 无声手枪的一种。——译者
- ⑩ 拨弦乐器用的拨子。——译者
- 11 尤里的爱称。——译者
- 12 拳击时用以保护手指并加强打击力的金属器具。——译者
- 13 南美的一种打击乐器。——译者
- 14 俄罗斯民间舞蹈的伴舞歌曲。——译者
- 15 俄罗斯蒸气澡堂里炉子上的石板,可以往上泼水以蒸发热气。——译者
- 16 肯特(Rockwell Kent, 1882—1971),美国画家、作家、社会活动家。苏联美术研究院名誉院士

- (1962)。他的绘画、版画和石印画反映了北部严酷的自然风光,普通人的勇敢精神(《海上劳动者》,1907)。作品有“北方游记”(《蛮荒地区纪行》,1920);描写美国社会生活的作品(《这是我,上帝啊!》,1955)。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5)。荣获列宁国际奖(1967)。——译者
- 17 查尔斯顿舞系美国的舞会舞。——译者
- 18 粗犷活泼的乌克兰民间舞。——译者
- 19 高加索的一种快速舞。——译者
- 20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古人类。——译者
- 21 系指俄罗斯高加索或堪察加地区的一种自然景观。——译者

简 讯

好莱坞推出最具实力的导演排行榜

好莱坞最近邀请全球电影界 80 位重要人物,选出 100 名最具实力的导演排行榜。此次入围的导演多达 800 人,所有导演被分成六级:超级、强大、中等、微弱、无力和不知名,结果近期红得发紫的李安仅列第 63 位,属强大型,而吴宇森则名列前 10 位,排名第 7,属超巨型。

法国制片人抱怨美国人对“入围”法片不热情

法国女导演艾格妮丝·夏洛蒂的爱情喜剧片《他人的体验》,去年在法国上映后大获好评,还获得法国电影恺撒奖的四项大奖,在本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上,它与《卧虎藏龙》等 4 部影片一起获得“最佳外语片提名”。但今年 2 月起,该片在美国开始放映时仅有 8 家影院播放,后又减至 5 家,上映期间门庭冷淡,票房不佳,与《卧虎藏龙》的风头相比实有天壤之别。该片制片人指责好莱坞对他的影片进行了“经济制裁”,声称奥斯卡奖“是专门办给美国人看的,世界上其他人都好像不存在,美国人对欧洲的电影漠不关心”。他说:“我们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因而我决定不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

(理 编)

更 正

本刊 2001 年第一期第 6 页第 15 行应去掉括号和“旧金山”三个字;第 42 页第 30 行、第 46 页第 20 行片名应为《麦凯比和米勒夫人》;第 174 页片名《知情人》的原文应为 The Insider,特更正为欠。

——编者